

友石山人遺稿
聞過齋集

全一

新學
乎知

PDG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友石山人遺稿敘

詩者聲之文也本于內而見于外者也仁義之發醕以正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侈之言淫放僻之辭誕豈偶然之故而已哉粵自唐虞聖神以敬畏一心發而爲廢歌慎念之語成周君臣以中正一理敷而爲皇極敷言之教下迨乎三百篇之制或颯颯乎正音或未響之流變皆非有出于人心之外也戰國之閒屈平氏以其忠憤奮激之心一寓于離騷之作炎漢以降蘇武諸葛亮以其忠直義勇之氣再變爲五言之體晉淵明得其沖澹自然之趣唐少陵寓其忠君憂國之誠又豈有出于是心之外哉洪武庚午余來閩郡庠生王偁奉其父友石

山人遺稿謁余請敘其首余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于感慨者極忠愛之誠得于沖淡者適山林之趣已心異之而未知其詳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凜然如秋霜烈日之嚴毅然如泰山巖巖之象出處之分明死生之理得然後知其嘗仕于勝朝而秉義于今日故凡其所作者皆心聲之應而非苟然眩葩組華者比且徵于余向之所云者爲益信也噫觀是篇者固可以求其心尤當以景其行則可以相忘于言語之外矣于余言何有哉因其誦之勤而感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山人名翰字用文友石蓋其自號也時仲春初吉前進士監察御史廬陵陳仲述敘

史廬陵陳仲述敘

友石山人遺稿 嘉業堂叢書

元靈武王翰用文著

五言古詩

送別劉子中二首

幽蘭抱貞姿結根巖石中
猗猗汎叢碧及此春露濃
君子每見取眾艸羞與同
當爲王者香揚芳待清風
撫琴起長歎曲盡情未終

執手寒江濱慷慨難爲別
豈無楊柳枝零亂不堪折
鴻雁西北來嗷嗷唳晴雪
陽和忽已暮旅況轉淒切
誰憐蘇子卿天涯持漢節

題南塘喬木圖

南塘有喬木偃蹇盤空陰始驚鸞鶴羣再聽蛟龍吟歲
暮雪霜繁感觸一何深明堂不見取老大多苦心春風
田里閒榆柳空成林按圖爲君歌聊爾寫徽音

題潮州鳶飛魚躍亭

在郡學東

虛亭倚危磯蒼莽澹無跡幽人時往來濯足坐苔石芰
荷露涓涓蒲葦風淅淅物性機盡忘上下皆自適遙峰
敞空翠落日洞深碧悠然一舒嘯造化亘今昔聖門竟
淵邃世路何逼仄古人心日暮坐相憶

途中

萬物皆有托我生獨無家蔓艸野多露眇眇天之涯親
戚不在旁更與奴僕賒落日下長坂悲風捲驚沙林依

避猛虎郊行畏長蛇封狐逐野鼠跳踉當吾車村墟四五聚索莫集昏鴉方投異鄉跡又悲遠城笳撫劍向夜起中心鬱如麻微軀焉足惜天道良可嗟雲漢念乖阻道路日已遐去去復何極爲君惜年華

送鎖子堅北上

亂象旣無已中心恒不夷翩翩南林鳥厲翮無所依念子將焉如慷慨與我辭西北有名將世秉仁義麾壯哉國士心嘉會良在茲江漢有舟楫梁楚多旌旗時焉不我與言念渴與飢明良際昌運允稱平生懷

與和仲古心飲酒分韻得詩字

淵明歸去時不作兒女悲視世如浮雲出處得所宜有

酒但歡飲戚戚欲奚爲斯人不可見載歌停雲詩

題棘石圖

烈風號中林極目盡荆棘離離寒月秋莽莽古原夕冥
鴻振高翮鷓鴣翳深跡奈此貞固姿蒼茫更秋色

友漁樵者詩爲林伯景賦

至道久湮蕪浮生自勞苦鴟鴞甘鼠帶鸞鳳畏羅罟伊
人秉幽志夙昔陋珪組顧此山水閒悠然共容與短笛
入空林方舟向深渚白雲時滿襟清漪或盈屨長笑涼
風生徘徊新月吐行歌卽宇宙醉卧無今古何由升杳
冥聊復謝蟻阻

題醉道士圖

醉道士圖

楚澤多荆榛豈崙嵒植瑤艸化工運神機何物爲醜好形骸俱已忘希夷卽爲寶飄然來丹丘相逢過蓬島簪裳一邂逅壺觴恣傾倒飲爾此日醅旋予百年抱同醉無所知後此天地老

寫望雲圖寄溫陵劉子中

開窻見停雲美人別經載以茲一時意聊寄千里暖暖春復深悠悠歲云邁遲爾浩蕩心空山日相待

題菊

我憶故園時繞籬種佳菊交葉長青葱餘英吐芳馥別來二十載粲粲抱幽獨豈無桃李顏歲晚同草木及茲覩餘芳使我淚盈掬離披已欲摧瀟洒猶在目雨露豈

所偏歲月不可復歸去來南山食英坐空谷

來二和鄉友程氏民同會龍山留別韻

相思樂未終憂心亦何苦
翩翩鸞鶴羣牢落麋鹿伍
緬懷駕輅車伊昔事戎府
王事多險艱跋涉幾風雨
看劍思躍龍登牖氣摧虎
奈何向中道山川竟修阻
及茲展良覲澄秋碧江滸
雲山寄徜徉烟蘿暫容與
相投既不厭感慨獨懷古
長風起疏林寒色落芳渚
廣筵促鳴鴉泠然奏飛雨
雲霄浩無涯去去但凝伫

龍山月夜飲酒分韻得樹字

薄暮清興嘉涼風集高樹
須臾明月生清光在尊俎
池空河影涼石冷苔色古
列坐當前墀杯行不煩舉
野庖

具山蔬稚子薦雞黍晴峰餘靄收密竹殘露涓驚鵲翻
夜巢流螢墮前戶良時念睽離觸物感所寓坐待河影
流疏鐘遶林曙

秋懷

懸門扶桑弧丈夫四方績柰何中險艱零落苦相失涼
風天際來庭草淒以碧嗷嗷雙飛鴻宵征度寥闕物性
既如此予茲念何適寒聲在衣巾心煩百憂集美人隔
天涯佳期阻良夕鼎湖詎可招巫咸已難卽孤憤不自
聊長歌振巖石

月夜坐悠然軒有懷

明月照我懷閒窻共幽賞泠泠萬籟秋靜夜發清響山

川日修阻之子獨云往長歌耿不寐相思迷遐想

題溪山春曉圖

好山凌遠空初日散晴旭繁花點殷紅柔條媚新綠遊
魚戀芳藻鳴鳥出深谷物性適初性一覽感所觸寄謝
桃源人從茲仰芳躅

雪林爲栢上人賦

朔風生沍寒瓊瑤遍山川日夕天雨花蒼然祇樹園大
千開淨域一髮無垢氛熱惱頓銷息超然謝塵喧靈臺
澹明徹庶極真空源

七言古詩

挽送漳州

黑雲壓城天柱折長烽夜照孤臣節劍血飛丹氣奪虹
銀章觸手紛如雪丈夫顧義不顧死秦華可摧川可竭
蕉黃荔丹酒滿壺千載漳人醉嗚咽

挽栢僉院

栢君挺挺英雄姿出佐薇省丁時危愁聞兩浙已瓦解
江南民命猶懸絲樓船一旦下江水殺氣兵氛壓城壘
大臣夙駕思棄城戰士魂銷將心死臣雖力困肝膽存
臣當殺身思報恩誓將一木支頽厦肯豎降幟登轅門
人生恩愛豈不願詎忍貪生負天子半空煙漲樓宇紅
盡室魂飛劍光紫嗚呼氣分光嶽臣道衰賣降授節紛
陸離巍巍廊廟已如此扶持世教非公誰扶持世教非

公誰

自決

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
義祀絕宗良可恥今年辟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
寸刃在手顧不惜一死了卻君親恩

五言律詩

送陳同僉

馬首出城東將軍膽氣雄旌旗明苦日笳鼓動悲風早
雪三邊恨寧誇百戰功相期春草色處處凱歌同

送張子方之江西掾史

自脫京華服知君歎索居海隅清宦在天上故人疏掛

壁空長劍探囊得素書更陪驄馬去西望復何如

和德安允恭韻

亂離傷久別愁病入新年行旆驚戎幕殘經罷講筵山
河空有恨桃李漫爭妍馬首春風裏期君早著鞭

重到龍泉寺有懷秋谷上人

舊日經行處重來倍寂寥諸天燈冉冉一徑雨瀟瀟壁
蘚經春合臺花逐夜飄不知飛錫處惆悵采蘭苕

留別古心滄上人

白社交遊少唯公卽舊知機閒同嗜酒趣合共耽詩淪
落三生話蒼茫百歲期空持匣中劍日暮竟何之

山居春暮偶成

水氣掩蒼扉，蘿香織翠微。
洞迴雲到少，地僻客來稀。
野鳥傷春去，楊花作雪飛。
祇因飄泊久，對此也沾衣。

遊枕煙寺

石磴招提古，松蘿暝不分。
排雲雙樹轉，隔水一鐘聞。
林影疑殘雨，山光倚夕曛。
醉來歸路遠，秋思正紛紛。

故人遂初過山居

秋氣誰相問，荒居懶閉門。
劍歌雙鬢換，國步寸心存。
漫寫當年事，偏驚此日魂。
風流非舊日，有虱對誰捫。

題畫寄會稽胡溫

秋聲無遠近，隱處入雙松。
落景明寒渚，虛煙暝遠峯。
孤舟清夜筵，何處暮天鐘。
不識山陰路，蒼茫翠幾重。

夜宿洪塘舟中次劉子中韻

勝地標孤塔遙津集百船岸迴孤嶼火風度隔村煙樹
色迷芳渚漁歌起暮天客愁無處寫相對未成眠

山房秋夜寄魯客

寂莫山居悄相思望轉迷江空寒雁落樹盡暮雲低生
事悲秋草交情憶剡溪西齋愁不寐風雨共淒淒

江上醉歸

江邊日日醉應被野鷗猜潦倒依芳草猖狂藉綠苔杜
陵非嗜酒彭澤豈耽杯近是飄零客愁懷強自開

聞性空居士病愈

問訊維摩室秋深病稍除翻經仍傍暖補衲乍臨虛寂

莫思聞梵睽離歎索居西來同逝水不肯寄雙魚

題畫小景

萬籟秋聲近雙峯宿靄收江涵林影碎野接曙光浮
蘿薜連書幌鶯花避釣舟由來揚子宅寂莫閉丹丘

到家

冒雨離家去今朝江上回妻兒憐我醉懷抱爲誰開
山谷多豺虎田園半草萊生涯無可問不惜坐蒼苔

龍湖夜泊

小舟眠不得起坐待潮生露淺壺觴盡江澄巾屨清
沿沙餘鳥跡隔水遞鐘聲悄似金山夜相看月正明

春日客至

良中大觀十中題

日暮滄江上收綸坐石磯爲憐霄漢客暫解薜蘿衣
雨過苔初合雲深蕨正肥相看俱白首誰道故人稀

春暮約魯客遊雁湖

桂樹淮南隱緘書喜見招幾年悲落魄今日任逍遙
擢秀名空在擧芳趣轉饒也知簪組累不似學漁樵

挽古心滄上人

飲盡杯中物西遊竟不歸孤墳誰掛劍老淚獨沾衣
夜月疑禪幻春雲想錫飛東林詩社在寂莫似君稀

遊鼓山靈源洞時澄明景霽入望千里徘徊自且
至夕值月上聞梵聲泠然有出塵之想

旭日照高岑天風振遠林不因滄海色那識白雲心
寶

樹空香滿珠林積翠深坐來明月上何處起潮音

晚眺次林公偉韻

偶信東山屐尋幽到翠微白雲空野樹紅葉戀斜暉岸
落潮初滿天寒雁未歸風塵江海遍不上野人衣

送心泉疑上人遊方

不住孤雲跡茫茫萬里程澄心窺妙道棲幻抱幽情錫
度秋應盡經餘月正明諸天參禮遍石上問三生

秋懷次韻

解印歸來晚茅齋病未除窮愁隣桂樹歸興托鱸魚久
歷羊腸險難通雁足書秋風正蕭索不似故園居

題怪石圖贈異上人

靈山一片石蒼莽起秋聲願以中流險能同砥柱平色
憐蒼蘚合根帶白雲生終日頭空點誰能辨爾情

懷雲臥軒上人

江上一爲別令人長憶君碧虛燈影送清籟梵聲聞月
落林扉靜潮迴島嶼分何時高閣上對臥碧山雲

九日客楊陞

楊陞逢九日寂莫倍思家俗士不解飲濁醪何處賒空
山悲落帽短筵懶簪花不見南來雁新愁未有涯

五言排律

重陽後寄林君佐

秋度重陽盡寒隨夜雨來菊荒陶令宅雲暗越王臺戰

伐行人苦誅求寡婦哀濟時無上策尸位愧庸才北去
瞻天遠南遊指日迴客愁長自寫鄉思不堪裁海上雲
千疊生前酒一杯相思存潦倒遠別漫徘徊佇看凌霄
翮春風到上台

挽邊懶道人

四明邊道士狂似賀知章結客遊千里看花醉百場越
談多慷慨楚舞獨徜徉翰墨南宮趣襟期北海鄉看雲
時並屐蕢酒每探囊蕙佩青山影芹羹碧澗香交情期
管鮑人事等參商入望迷雲樹相思見月梁三生空指
日兩鬢各成霜百粵清遊地懷君一斷腸

挽胡尊道温

我憶酒中仙吟詩動百篇才多天不惜名在世空傳已
闕招陶社空迴訪戴船疏狂誰得似索漠竟堪憐踪跡
江湖滿交遊歲序遷辭家頻萬里作客向經年病臥滄
江上魂飛瘴海邊悲歌臨舊業衰影隔重泉有母存鄉
曲無兒掃墓田平生於我厚遠沒賴誰全舊事驚殘夢
新阡已斷煙逝川何日返那得不潸然

七言律詩

聞大軍渡淮

挾策南遊已十年夢魂幾度拜幽燕王師近報清淮甸
羽檄當今到海壖妖氣蒼茫空獨恨生民憔悴竟誰憐
廟堂早定匡時策我亦歸耕粟里田

夜雨

官舍人稀夜雨初疏燈相對竟何如乾坤迢遞千戈滿
煙火蕭條里社虛報國每慚孫武策匡時空草賈生書
手持漢節歸何日北望神京萬里餘

懷秋谷肅上人

我把一麾江海去上人隻履竟西歸三生寂莫煙霞淡
雙樹飄零故舊稀季札有懷空掛劍大顛無處更留衣
纍纍荒塚悲風裏淚洒空山送夕暉

過化劍津有感

寶劍沉沙世已傾千年波浪未能平空餘故壘鄰滄島
那復雄兵出郡城淮上何人祠許遠海中無客葬田橫

夜深有氣干牛斗
洒淚空含萬古情

山居喜劉子中見過

幾年江海厭風波
千里雲林竟若何
爲喜故人深赴約
不辭此日遠相過
鳥啼芳徑春應盡
花落名園草漸多
世事紛紛那可問
與君對酒且高歌

次子中韻

遙憶韓山登覽處
故人離別動經年
南遊似入三湘道
北上空瞻萬里天
花徑春風聯袂出
郡城夜雨促燈眠
夜來獨上高樓望
劍氣蒼蒼北斗邊

會故人程民同

憶昔交遊多感慨
別來世事幾浮沉
王弘不識淵明趣

鮑叔能知管仲心江海有懷悲故國風塵無處問歸音
相看日暮東流水白髮羞爲梁父吟

寄別劉子中

問君西去與誰親吳楚山川滿目新賈傳有才終大用
杜陵無計豈長貧鳳凰臺古思明月采石江空夢白蘋
幾欲西風斟別酒不堪零露滿衣巾

遊雁湖

雁去湖空野水深秋風吹客上遙岑丹楓盡逐孤臣淚
黃菊空憐處士心雨後諸峯浮夕靄霜前一葉送寒陰
停車欲問當年事尺素何由到上林

江海風波浩不收卻來此地駐清遊上方樓閣通三島

別墅煙霞卜一丘書斷雁歸沙塞遠丹成龍去鼎湖秋
悠悠此意憑誰問陳迹空餘萬古愁

寄陳仲實

一徑荒蕪幾負秋異鄉書劍尙淹留陶潛解印投閒去
阮籍耽杯盡醉休歲月東來空冉冉江山北望自悠悠
劍歌無那相思處滿目風塵倦倚樓

和馬子英見寄韻

十年流落向炎州判與劉伶作醉遊望國孤忠徒自憤
持身直道更何求浮雲往事驚春夢落日窮途起暮愁
賴有故人相憶在徧題尺牘海西頭

和魯客見寄韻

故人相約碧溪行風雨何期別恨生遠樹白波孤棹沒
空林黃葉宿寒輕謝公獨得東山趣鄭子應慚谷口耕
安得手杯同潦倒遠尋瑤草到蓬瀛

十一年春日雨中卽事

京洛繁華事已違懷人竟日掩空扉望迷楚岫聞啼鴉
思入秦川怨落暉野館蕭條芳草合寒江寂莫暮雲飛
落花片片隨流水惆悵關河淚滿衣

立春日有感

故國棲遲去路難園林此日又冬殘天涯往事書難寄
客裏新愁淚未乾臘雪漸隨芳草變東風猶笑布袍單
堤邊楊柳開青眼肯傍梅花共歲寒

春日遂初居貞見訪

東風吹雪正紛紛江上離居欲斷魂
白髮故人緣草徑錦袍公子歎蓬門
淒涼久負東山屐牢落須傾北海尊
相對不堪悲往事渡頭燈火送黃昏

秋暮會古心上人

遠公與我雲閒別幾度西風海上秋
白髮時來還自笑青山歸去與誰遊
薜蘿久負孤燈夢猿鶴應同兩地愁
相對空林今夜月清光遲爾少淹留

挽子中劉別駕

劉君自是南州彥嗜酒吟詩興獨狂
不以長鯨浮采石卻緣孤雁沒蠻鄉
經綸事業誰堪擬金石交情我最傷

料爾賢郎多少恨獨收遺骨返衡湘

五言絕句

晚宿楊隍舟中懷魯客

螢度星依草鷗來霜滿汀故人不可見天際亂山青

題邊道人小景

扁舟湘浦外茅屋朝川西冉冉春將暮滄洲杜若齊

題溪山風雨圖

紫壑秋聲滿滄洲野水深孤篷何處客相對共沉沉

題風竹

月色不可掃秋聲何處聞不應仙佩集翠影亂紛紛

七言絕句

送顏子中使廣州

使君捧檄度南關，遠布天威廣海閒。
爲問故人孫內史，翩翩劍佩幾時還。

題畫葵花

上苑餘春輦路荒，芳菲落盡更堪傷。
憐渠自是無情物，猶解傾心向太陽。

寄蔡司令

十年海上舊郎官，白髮相期歲欲闌。
處處風塵猶在目，歸來何日共綸竿。

別後升沉事幾多，故人心事竟如何。
落花啼鳥春無賴，莫遣風光笑薜蘿。

新春寄魯客

雪後梅花幾樹開
故人忘卻剡溪來
東風獨倚孤舟興
芳草青青送酒杯

題邊道士小景

碧松陰底大江邊
兩岸猿聲更悄然
落日亂雲迷遠近
無心重理釣魚船
前山漠漠水迢迢
卻倚朱絃思寂寥
鳳鳥不來春已暮
望將一曲寄虞韶

題敗荷

曾向西湖載酒歸
香風十里弄晴暉
芳菲今日凋零盡
卻送秋聲到客衣

和吳升甫見寄韻

楚澤蒼茫帶夕暉
暫投簪佩上苔磯
孤雲不解離情苦
猶自紛紛上客衣

短籬黃菊正蒼蒼
客路西風兩鬢霜
誰信義熙年後筆
獨能千古弔餘芳

送陳仲實還潮陽

十年海上賦離歌
今日臨歧奈別何
歸去故人如有問
春山從此蕨薇多

題雲松野岸

遠山積翠白雲多
揚子幽居隱薜蘿
一徑松陰春寂寂
朝來載酒幾人過

來九日寄魯客

黃花錦樹碧江濱
笑把萸杯獨憶君
日莫西風還落帽
風流那似孟參軍

寄方中上人

竹徑柴扉客過稀
落紅滿地綠依依
懷人獨立滄江上
幾度扁舟興盡歸

次居貞見寄韻

君去溪山趣亦稀
晚來空翠正霏霏
多情只有梅花樹
滿路清香送客衣

題畫山水

野菊蕭蕭一徑深
茅齋低結小山陰
楓林又逐秋風老

惟有孤雲似客心

友石山人遺稿

附錄

友石山人墓志銘

閩郡吳海撰

歲著雍敦牂二月乙丑友石山人王君用文卒予走哭
焉其孤曰父有遺言令我自進啟緘得書及詩皆殷勤
與余訣與其後事其詞有甚可哀者曰吾幼失父母值
亂奔走四方來閩將二十年淮土爲墟吾家老幼童僕
殆百口今無一人存者先隴遂爲無主吾目不能瞑諸
子皆幼何以得還將來失學不能爲人吾葬不必擇地
苟夫子不忘平生其幸爲我誌之余旣弔撫其孤乃徵
其家牒按王氏先世齊人陷没于李元昊元初有天下
賜姓唐兀氏曾祖集從下江淮有軍功授武德將軍領

兵上千戶鎮廬州家焉祖某父某迨君襲封三世君諱翰仕名那木罕年十六領所部有能聲省憲共言其才于上請畀民職除廬州路治中政譽日起燕赤不花鎮閩辟爲從事改福州路治中三魁賊起地險難猝用兵制君自造其壘諭降之升同知又升理問官綜理永福羅源三縣泉州土帥柳莽跋扈越境以聯泉莆屬邑皆受團結旣而遂向永福民懼洵洵君使人謂曰彼此王民各有定屬慎毋犯我尺寸我有以待汝矣莽遽退不敢前他爲好辭以應擢朝列大夫江西福建行省郎中平章陳公留居幕府每有匡益然敬而憚之南方屢擾以君威望素著表授潮州路總管兼督循梅惠三州君

請勿拘文法至則大布恩信已逋責緩徭賦簡刑罰事
有害政者以便宜罷之興學校禮儒生使民知好惡革
其舊習奸兇宿孽不能扇亂服順若良民遭世變更浮
海抵交占不果屏居永福山中爲黃冠服十年號友石
山人一妄男子書薦之君聞命下歎曰女豈可更適
人哉卽治木病不肯服藥逮有司逼就道遂自引決年
四十有六君性強介精敏有膽略常慕古志士立名于
世持身斬斬刻苦節儉衣服飲食處人不堪居官廉潔
貨賂不入吏畏若雷霆其行事一以愛民爲主平居閱
書史喜爲詩敏常先于人君配夏氏前卒于淮再娶劉
氏子三人偁甫九歲脩六歲偉三歲君方沒時劉氏亦

手刃自裁爲家人所奪乃號擗不食積六日不死其可
憫哉嗚呼世之仕者不能潔已愛人或下才不任舉職
徒能邂逅一死君子猶必取之況君所樹立若此者哉
但寡妻弱子僑寓于數千里之外望鄉井墳墓而不可
及行道有戚之者矣遂買地于永福縣永唐里林坑山
之原卜葬用十有二月甲寅銘曰

松柏受命天也特太阿淬鋒孰與隔中道而棄世旣易
知死可畏子乃擇自獻自靖作臣式有其訊之視此刻

友石先生傳

吳世海

先生羈人也不知其姓名宦遊南方遭世變易屏居遠
迹棲止於龍泉之上籜冠卉服葛屨繩帶與樵童牧豎

田夫漁父雜處沙門法雖不甚解然時往來聽其談論
性簡易喜讀書吟詩飲酒酷有山水癖四時朝昏不問
寒暑曳杖入幽林深谷攀高崖絕壁覽飛流潺湲每遇
石處必坐坐則咄咄肯首自語嘯歌盤桓或解衣而臥
既去復返眷戀不忍舍雖日遇百石率用爲常戶外有
盤陀陰雨不能出則倚戶伛玩清夜月出必就與蹲踞
俯仰或賦詩一篇奏琴一曲然後引杯孤酌陶然至醉
不知天地之大今古之變身世之無何日月之不足也
故凡龍泉之上目以爲異人或問曰先生若是其愛石
者石豈有聲色臭味之可悅而愛之若是是將與之友
乎先生曰是固然夫天下之物皆有可嗜而人各有所

嗜嗜不同者不可與共語也何獨是乎無聲色臭味乎
聲色臭味果能使人樂而忘死哉吾聞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五臭令人鼻亂五味令人口爽使我好
之其如害何若石乃獨與我性合故愛之自吾之愛之
也聽之過絲竹覩之逾丹青逆之溢椒蘭甘之越芻豢
石雖不言而以其形喻終日與我若相唯諾者而又不
吾禍吾奚爲不愛之哉且吾之耳目口鼻已與石化矣
而吾心則又久然矣而吾與爲友又何閒焉問者無以
復由是眾咸稱之友石先生云

王山人哀辭

吳海

物之生必有死兮天命固然死者不可復生兮故死爲

人之所難仁者殺身以成仁兮義者忘軀而殉義彼甘
之若芻豢兮棄餘生猶唾涕偉哉子之耿介兮既任直
又信脩思古人以自範兮覩時俗與沉浮艱難險阻之
備嘗兮盤錯亦云其屢試攄所懷之未竟兮山河儻而
頓改退靜伏以默默兮閱天星之既終何鶴板之搜賢
兮空藪澤而不容撫今昔之異時兮中激烈而慷慨謂
女子之事人兮猶且從一而無二吾豈夫之不若兮曾
不顧夫廉恥吾亦焉用此生爲兮遂引決而永逝山雲
淒其動色兮溪雨愴而增悲松嗟栢怨蘭桂惋兮白鶴
噉而玄猿啼彼負義而偷息兮羌不失其富貴此秉節
而不渝兮乃獨得乎顛頽維綱常之在世兮如日月之

行天子自擇死兮寧不爲賢嗚呼國安有鬼兮相見乎
下泉

送王潮州序

吳海

予少負意氣自謂天下無難事及壯見世之仕者多不
稱且云某地難治某事難集竊疑焉既又有能者乃知
人之才不相逮而居官以營私者眾也迨犬馬齒衰矣
觀古人益多閱世故益深乃知天下特有不可爲之時
耳而事實無難者願難得其人也河西王君用文剛直
明快遇事剖決權勢不能奪人以爲難者君處之有餘
總治永福羅源吏畏之若神明民戴之猶父母比去耄
倪蔽道垂涕而不可留君何以致人若是哉由其存心

也公律已也嚴愛民也誠故苞苴內謁不行而姦欺屏
息強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民興之害之所伏知
之必與民除之孜孜焉惟懼其政之僻而又和易可近
故民疾痛輒聞凡八閩蹤跡未嘗至者莫不慕焉分省
陳公辟居幕府每有所贊翊旣而邊陲多擾非剛明仁
恕之材不足以鎮之以郎中出守潮州兼督循梅惠州
任固重矣四州之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甚可
惜哉君行過予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德則君有
之惠則民賴之譽則四方聞焉然予得無贈乎夫爲山
者在乎積土石也不欲崇朽壤爲川者在乎納眾流也
不欲涵污惡君子爲政在任賢才也不欲雜小人自古

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情僞百端其入人也易將覺之也難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謂其明於知君子暗於別小人君其慎諸

王氏家譜序

吳海

河西古諸羌漢武帝時始置郡後擊逐而空其地徙漢人實之唐肅宗起靈武悉召其兵赴難乘閒爲吐番所吞後張義朝發鄆兵二千餘人往戍河西之有中國人以此周廣順閒中師厚爲河西節度使用王庭翰等爲將蓋中國人子孫也宋朝李元昊據之爲邊患竇元康定相繼用兵士有陷沒者逮中原爲金所併不能自還遂爲夏人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後乃服世

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俾附國籍次蒙
古一等其俗自別舊羌爲蕃河西陷没人爲漢河西而
仕宦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家尙寬厚雖占舊氏不禁
然能存者僅一二數若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
先世齊人沒元昊者其宗族在東阿陽穀甚盛國初附
屬時其高祖卽復歸山東沒從其族葬陽穀曾祖從右
丞昂吉下江淮以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廬州迄
今又三世墳墓皆在廬州迨君襲職乃冠舊氏名上一
日出家譜相示予觀其自曾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
西名綴其意謂新氏乃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乃祖
宗所傳而不可棄故兼錄之所以尊君而重祖也噫世

薄俗漓人惟功利之趨而不顧其本固有自毀其祖而
冒國籍以求仕之顯者安有既受賜姓猶不忍舍其舊
乎吾閱是譜不覺爲之感歎況其後世子孫能以祖宗
爲心者乎推此心也以往孝在是也忠在是也節義可
爲也功業可成也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而能動
心悔焉庶亦可改也是譜益足爲世勸也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吳海

故武德將軍王也先不華其配孫氏卒于家其子福建
江西行省郎中行潮州路總管那木翰泣請於其所游
吳海曰翰不幸生五歲而母夫人夏氏見背賴繼母孫
氏夫人鞠育恩意隆重如已自出幼復多病貽夫人憂

先將軍沒夫人刻苦持植門戶翰甫受學夫人卽語以立節概建功業顯親揚名稍長襲父職而夫人訓益勤惟是孜孜奉承不怠臺省薦辟理郡撫邊至于今獲免於戾以不墜先緒伊母力也又曰翰幼不省聞家媪言夏夫人性嚴厲治家如治官府孫夫人寬裕和愛專務以恩撫人宗屬親睦家始貧夫人勤蠶績以給衣服下逮卑賤凡飲食衣服大小必均僮僕常有罪夫人不加怒而善喻之再三後竟無犯者又曰昔吾父沒賴夫人獲以時葬從先祖之域及翰從事於外十有六年世多變故道不得通溫清之間時闕比鄉人來云夫人沒已久矣嗚呼痛哉翰昔孤露時生死未可知賴夫人有今

日夫人待翰以終老而翰不及養念此大負何以爲子哉夫人生有淑德其婦儀母範表稱一鄉其有功王氏甚大然生不蒙夫之榮享子之奉遭時喪亂又不究于壽以沒歸將合祔于先將軍先夫人之兆吾子其幸畀之銘以與金石長久庶幾追翰不孝之罪言已益泣不已海悲其意不能終辭遂因其語而次第之按王將軍家世河西元初領兵鎮廬州因以爲家墳墓三世皆在廬州先夫人夏氏封合肥縣君夏氏由宋太保貴以來爲州顯姓夫人合肥人年若干來嬪將軍不三年而寡夫人無丈夫子所生二女子夫人卒五十有幾海惟婦人之德不外知觀翰之好善篤學居官嶷嶷正直不阿

而仁愛惠下知其教之有自也古今母教者多如王陵
范滂陸績陶侃皆由賢母以就德業流聞於後世若孫
夫人可不謂賢哉銘曰坤道主靜順裕而純懿哉夫人
其德淑溫來嬪未幾乃隕厥天介介獨立躬勤志堅教
子能政休聞載宣不待于養胡嗇于年勒珉幽墟來者
其傳

友石山人眞贊

吳海

油然春雨之心肅然秋霜之氣驚鳥獨擊冥鴻高逝昔
時皂蓋朱幡今日麻袍草履此山之顛彼水之涘長吟
獨行與石爲友

謁王用文祠

徐燏

孤臣誓與國存亡，猶有芳祠寄永陽。
匣裏芙蓉秋嘯雨，樹頭杜宇夜啼霜。
古今過客尋遺墨，伏臘雲孫薦甲香。
故老尙能談往事，庭前片石獨蒼蒼。

觀獵山謁王用文祠

謝肇淛

迴合溪山暮靄凝，孤臣遺廟肅香燈。
春魂已化啼鵲血，故里猶傳下馬陵。
萬壑松楸淒雨露，四時蘋藻薦雲仍。
乾坤有主菟裘在，淚洒西風感廢興。

謁王用文先生祠

陳鳴鶴

山深日暮弔芳祠，猶有遺魂怨子規。
血濺辟書酬故主，劍埋荒塚負明時。
朔方萬里歸殘夢，永泰千峯寄一支。
樵徑逢人尋舊蹟，松楸零落草離離。

過王總管故居

陳薦夫

龍湖西去一荒村
滿目荆榛遶敗垣
勝國河山非故主
明時溝瀆有忠魂
桃源豈識秦殞朔
栗里終無宋紀元
今日相逢誰舊侶
數聲隣笛叫霜猿

友石山人附錄

刺菽夫

元王翰用文撰用文西夏人元初鎮廬州因家焉翰襲職有能名累遷江西福建行省郎中陳友定留居幕府表授潮州路總管兼督循梅惠三州友定敗赴交趾不果屏居永福之觀獵山著黃冠洪武十一年徵書至託其子偁於友人吳朝宗卽引決忠義士也誌銘表詞皆吳所作元詩選翰詩二十七首今本其子偁所輯得八十一首詩筆清剛雄健無元季纖穠之態偁亦不仕明與吳同隱今與吳聞過集同刊行焉歲在屠維協洽閏中元吳興劉承幹跋

吳

璽

周

周

調

齋

龔

八

養

嘉	南
業	林
堂	劉
刊	氏

聞過齋集序

文以道輕重自昔有是言也由古訖今其文之行後者莫不皆然舍道而論文則其人品之高下何由而見哉夫言者心之聲而文又言之精者也心明乎道故其言皆可法昧乎道者反是是故理明而辭達文之上也理勝乎辭文之次也辭勝乎理不足謂之文矣况磔裂靡陋以趨時好者乎今觀閩郡吳先生聞過齋集敘事嚴整議論正大雄健宏奧離合變化一歸於理非通經博古擇之精而信之篤養之有素何能致是韓子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熈仁義之人其言諄如也信然哉先生平生剛直終身隱約未嘗求知於人然

非其人則亦莫能知也如尚書宣城貢公翰林學士管
安林公皆擅文名當世不易下人惟于先生者深加敬
畏則其人品可知矣矧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何
待後世如揚子雲者出而後知耶先生沒迄今逾十一
年是集藏於門人王傅家近吾友胡伯寧氏同知鹽運
於閩見而喜之將與其同志建寧郡守芮君志文率好
義之士爲鋟諸梓以廣其傳閒以公事道過鄉郡出以
示余請序自顧老病昏塞安敢謂知言哉鄙野之辭不
足以軒輊姑書此以志景仰之私云歲在辛巳春正旣
望將仕佐郎前温州府儒學教授永嘉徐宗起書

聞過齋集目錄

卷之一

敘

吳氏世譜敘

厚本錄敘

自試方題

弄書敘

雙谷敘

送龍江書院山長敘

美監郡編役敘

贈劉僉憲卷後敘

贈醫師郭徽言敘

送林生赴延平學正敘

贈閩縣學教諭敘

送王潮州敘

贈順昌縣綜理官敘

潘氏世譜敘

送燕經歷入京城敘

王氏家譜敘

魯客敘

傅德謙復氏敘

孫氏二子名字敘

送傅德謙還臨川敘

梅花莊詩敘

卷之二

敘

送徐宗度敘

送程伯崇還江西敘

送吳生敘

林氏宗譜題辭

覺是先生文集敘

新安吳氏家譜敘

楊徽字敘

吳氏家譜敘

潘氏族譜敘

送鄭訓導之古山敘

魏氏支派圖敘

卓氏家譜敘

魏氏世譜敘

林和字敘

孫幾字敘

薛懷安文集敘

送寧化訓導敘

思鳳臺詩并敘

薛氏家譜敘

卷之三

記

祠堂記

後記

獨樂千古軒記

改軒記

淡軒記

潮州三皇廟記

游鼓山記

永思堂記

慎德齋記

烏稷堂記

鄭公渡記

種德堂記

游黃巖記

悠然軒記

友蘭軒記

知止軒記

歸帆樓記

雲竹山房記

東陽橋記

卷之四

記

讀書室記

遊上林記

重遊鼓山記

春暉閣記

遺安堂記

南樓記

集芳堂記

心遠堂記

宗會堂記

愛日堂記

卷之五
阜林鄉學記

致樂堂記

靜對樓記

逸興亭記

望雲亭記

平遠堂記

碧玉潭記

草心堂記

景山樓記

近道齋記

卷之五

墓誌銘行狀

林彥申墓誌銘
林清源行狀

韓公權厝誌
鄭維寶妻吳氏墓誌

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誌銘

友石山人墓誌

將尹墓誌

論室記

元故翰林直學士林公墓誌銘

吳尹墓誌

故前將樂縣典史林君墓誌

燕辭

卷之六

辭

山房記

寺書哀辭傳

與林待制書

別後答貢尚書書

復陳左丞書

與使者書

與秦景容書

投鄭彥斌書

黃孝仲哀辭

林公偉哀辭

阿彝哀辭

王山人哀辭

擬招堂

友石先生傳

閩寡婦傳

卷之七

箴銘題跋贊

聞過齋箴

慎獨齋箴

慎獨箴

尖彝字箴

葉遲字箴

愚樂齋箴

惜陰齋箴

古鼎銘

古劍銘

石磬銘

石卮銘

孝經圖跋

題風雨歸舟圖

題醉圖

題商山四皓圖

題太公釣渭圖

書三先生帖後

醉道士圖跋

題劉監丞海岳圖

題孫位畫馬融吹笛圖

醉道士圖跋

題鮑食瓜圖

跋羅源黃氏所藏朱文公手帖

跋藍仲晦三體千文 題半方所

宋少帝賜高應松辭參政不允詔書後

書張原寔文集後

琴贊

混沌子贊

逍遙道人眞贊

友石山人眞贊

直方贊

辭子威眞贊

自贊

雜著祭文

刊子朱子家禮成讀之有感書齋壁自傲

感春操

木石居辭

答問

書禍

書閩南集後

書盧明安事後

讀管子

讀墨子

讀鬼谷子

題念上人詩集

樸存解

書楊公遺稿後

祭鄭氏甥女文

諸妹哭羅氏姊文

祭葉祺文

祭鄭以弘文

祭蘇善卿六丈文

祭漳州知事史大年文

祭陳氏女文

雞心巒墓祭文

共一百五十七首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祭陳氏女文

聞過齋集目錄

聞過齋集卷之一

嘉業堂叢書

吳海魯客著

敘

吳氏世譜敘

按吳本姬姓泰伯之後以國氏後子孫散居天下其在
閩有繇光州來者唐光啟中有曰英從王氏入閩相傳
始祖也海昔爲兒童聞先君言吾幼時見吾父嘗閱巨
帙問曰此族譜也自先世宗族及後代子孫悉錄於是
吾父不幸沒於易代之際母倉猝棄產攜幼入古靈山
中依外家以居譜牒遺失吾年方九歲及冠乃歸又言
吾支故不蕃吾曾祖舉進士初授寧國府知錄而卒曾

祖生祖及叔祖而叔祖無子先祖生吾父兄弟四人長及季又無嗣次僅得一子而吾父乃生我及叔寧知後世何如也又言吾先世家郡城東後徙居下渡侯官吳帝俞自橫棗來繼石鼈之宗至則謁先君講兄弟之禮曰兄派河口河口派出侯官吾偏族也帝俞生與先君同年而月日差後侯官兵不及耆老猶存其言必當有所受先君又言吾前後詢吾譜殆三十餘年而竟莫能得豈諸族分已久而吾所記特近宜其不能合也苟終吾身而不得其在汝乎先君卽世海追承先志嗣而錄之恐於是弗作則來者益無所考昔穀梁子有言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吾亦由是而已矣吾父吾所見之世也寧

國以下吾所聞於吾父也此傳信也其他則傳疑也吾不敢以疑爲信故是譜斷自寧國而下抑吾於此重有感焉古者宗法行於天下宗族有所統一人心有所聯屬故孝弟隆而習俗美先王之治易易然是法旣廢人各以意自私其親恩不廣而情易終至有視周親若塗人者然則今日所賴惟簡牒之存使知水木本源之義是譜所以作也嗟夫人孰不念祖宗哉亦孰不願其皆孫世世親睦哉而祖宗之望有不若予乎苟推予之心以及祖宗則遠者猶近疏者猶親服斬而情不斬屬盡而愛無窮夫恩固賴於相成而道實原於自致子焉自致其孝無怨乎父之不慈父焉自致其慈無疾乎子之不孝

兄焉自致其友無責乎弟之不恭弟焉自致其恭無恤乎兄之不友致于己而不望于人則其道易成也是則海命譜之意非直爲紀名系設也嗚呼子孫念敬之哉嗚呼子孫念敬之哉

一譜首爲圖具世次而派別之以名系世蓋略則易考派別則不紊無後者直疏其下曰絕

謂無子而不置後者

有官者疏曰某官

從後授

遷居者曰遷某所

一首既爲圖以繫世次次爲譜亦以派別乃詳記名字行次娶某氏歷官某生子幾人某甲子生年若干卒葬某處某人爲誌若遷居者備述其由

一譜後載先世家訓文字略者及墓誌若先世著述

文字多者別爲集不錄于此

先世家訓及著述子孫保藏之以畀後人

一子孫名次從水木火土金行爲一世五行相生循

環無窮

子孫行次五行從名次五行男陽女陰世次易考

如名從水則行次男壬一女癸一名從木則行次男甲一女乙一之類每世從一起

數則不相紊

後世子孫有棄父母出家爲僧爲道者不錄

謂不繫世

次也

一後世有無子不立宗人而以壻與外孫爲繼者不

錄直疏其下曰絕

謂其自絕于祖宗也

一喪事不得用浮屠道士營修科典不惟于死者無

一益而生者重有損
一葬事隨力厚薄不得用夷禮焚化大不孝後雖有悔終不能及
一涪州府君嘗謂海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土風之厚甚欲徙居其地萬一不能汝能承吾志乎

厚本錄敘

人之大倫有五而父子夫婦兄弟莫先焉此人道之始也蓋三者居于內而君臣朋友際于外內者由恩而起義外者因義以生恩恩厚則義無不隆矣世學不明風俗益薄人之道將不立于天下子甚懼焉暇日采摭傳記小說凡古今孝子順孫節婦烈女兄弟之相友姒娣

之相宜者著爲一編必求其行事卓卓而不尚乎多將使夫婦女童稚里巷小人皆可誦而習之養心以成德粹有變故禍難當有所守又附以感應禍福禽獸微物各爲一卷意謂人道故人所當盡有不能者觀於感應之間亦可以勸矣而又不察則禽獸微物固猶有人心者其可不自媿乎以人道本於此故曰厚本錄若夫君臣之事則有史冊在朋友之義則學者所講此不錄

自試方題

乙亥歲予自武林疾歸逾年弗瘳以至於困前後閱醫二十餘輩最後醫來但一診卽辭去皆云不可治始甚憂卽不可如何則安以俟之賴先世藏書頗多醫方亦

數十種稍讀之以意度其可用者試之每一試而一疾
卒減遂屢試之疾以次而除畢是歲脫然悉去體矣自
後徧閱諸方遇家人有疾請醫弗效者又屢試之頗皆
得愈因錄前後所試及意度可者哀爲集以備遺忘而
便檢尋不幸有疾又將以自試而非敢以試人也

葬書敘

地理之說不可爲無也古人別州分土卜宅營葬率皆用
之則其不可廢亦明矣後世技術之流張其說以自神而
禍患吉慶紛紛然起慕利圖福者往往深信爲所欺賣
說愈熾而人情愈疑理愈晦而人事愈繆相承既久雖
知術者亦不自知其誣也可勝歎哉昔不孝孤嘗負罪

於天地久不獲伸先君葬非其土比改葬而兆域果爲
水潦所敗用自痛心以求其法取古今葬家言掇其合
於理者彙爲四卷以示子孫使不爲邪說所蠱而與我
同病者或將攬焉必能棄其慕利圖福之心而專求必
信無悔之道則亦可以自吾書庶不爲淫巫瞽史助也

雙谷敘

贈秦景容

至正二十一年魏郡秦君景容來爲福建行省郎中先
是平章普公募商胡克舟寇有功胡因益暴橫君至持綱
紀甚嚴其眾屢謀害君而不敢動旣亂普公得除南臺
以出而燕公寶來代之兵頓城外屢挫議者皆欲講解
以紓難君獨以爲不可卒平之君欲去黨亂數人臺臣

嫉之嫉臬司以飛語中君君退居水西里自號雙谷他
日謂吳海曰裕之生也介量不容物不能與眾雷同終
以致咎今號雙谷欲重自警蓋其文取諸名若字其義
取諸容也子幸有以教我乎子曰諾夫古人之取號非
以表其微則以箴其闕君之有取於是豈非以其廓然
太虛淵乎有容善來而必受可以益德與惡至而弗逆
可以寡怨與容大德也君子之於人無所不容惟不能
與小人並立夫子相魯先去少正卯後世稱名公卿當其
年盛氣壯才茂而識敏天下事蔑足滯其慮者其進賢
若拔茅其屏邪若去草矣及其更歷既久磨礪已深位
益尊而望益重顧乃訕焉若訥避焉若遜閔焉若不足

混是非黑白而並容之前後所爲若二人者多矣豈其
髮衰志墮有弗覺邪將慮熟計精故爲是乾沒也夫務
姑息容小人貽敗國家與務爲兼容以安其身皆自私
而不廣豈斷斷能容者邪惟君子能容必有所不容今
君以不容亂人反爲小人所不容乃用是自警得無少有
悔乎抑君之號取雙焉一以示其容容乎一以寓其不
容容乎不然谷一而已君由其虛中無我而用以優柔
寬綽天下之善將盡歸之天下之惡將盡化之徒恐或
者不察以苟容爲德而責於君則乖矣

送龍江書院山長敘

漳居七閩底東南傳大海西北引潮汀諸山地僻且多

險羣獠憑谿峒以居時出爲民患古以南荒視之晉始
置郡宋朱文公過化而後北谿陳氏出焉其民益讀書
知禮義往時蹈難死義之夫貞烈不二之婦亦既有之
至順元統閒盜賊連起攻城剽邑殺掠民庶然卒不能
一日據而有者其故何哉聖賢之流風未遠向背順逆
之在人心者易曉雖以盜賊之暴而民不從教之有益於
世如是哉漳有書院在九龍江始因文公而置兵興以
來他郡邑學宮或燬或侈鞠爲茂草博士僦居民舍諸生
逐利棄業誦寥然其僅存者有不過爲士卒之營壘矣而漳
故皆無恙亦氣數適然耶尤谿陳生以俊茂之姿廣學
而多識爲龍江學官來諗別且求言予曰噫天下古今

治亂時世不同而人心無不同者理一而已夫獸困則鬪鳥窮則啄皆非其欲也勢蹙而不得顧其死耳在上者以賦斂爲飲食刑辟爲娛樂民安得保其生哉夫欲使民回心而向道士雖窮而不含義雖死而不爲亂則教之事也今漳學官有宮室廩食有弟子得以施其教生之行不爲徒取員具而已其見諸儒必勸之以篤學力行尊文公陳氏之道勿爲流俗所變見父老子弟必勉之以孝悌忠信事上不悖有問政者亦將告之曰民安則政理安民在於富之使民有所賴焉則難動而易固矣郡幕府潘君吾故人也久不相見勞爲致謝區區焉

美監郡編役敘

古之役民用其力而已然歲不過三日其用之爲甚輕
唐制歲役民二旬有事而加役免其調役三旬則租調
俱免不幸有蟲霜水旱之災卽課役悉除之噫用其力
則緩其財用其財則紓其力民者國之本不欲傷之也
後世役浸重猶但用其力耳國家法非不善後益誅取
焉福建當天·下彈丸黑子之地比年盜賊軍旅饑饉民
死傷流亡之餘視舊不加眾也地之所產物視舊不加
多也而今日官員吏胥何啻二·三倍於舊百司卑隸無
賴亡命之徒詭爲兵者不知幾十倍於舊又鄰省他道
不能卽治所而寓於此者是皆給在何人常賦不充至於

預借勸助不足乃立科率民無所出至捐生而追禍者
屢有之矣豈非目前之事耶郡侯在任久知役法之病
奉省憲命而新之卒事眾稱其仁有老父言曰福州附
版圖將九十年一治以來役法凡六更矣天民力不齊大者
三十年小者十年強弱異矣官據籍不知變弱者不過
一役卽貧貧而貸之況有不貸乎閒一更法當事者或
恃其明察或負其強悍以獨見爲精敏以眾詢爲不能
聚數百人於庭鞭笞拷掠責其成於一二日之間吏獸
法與豪猾表裏貧民受抑無訴彼且擅以爲名聲不亦
誤耶今侯自建局以至竣事屏去刑罰朝夕廢千百言
諄諄勸告侯豈不賢於彼哉吁侯入官自撫其子爲之

節飲食時寢興曰吾子也誠愛之矣而坐黃堂之上視其僂然在下者其不曰是亦吾子也問其疾病察其所苦亦思有以覺之耶侯之心於是蓋可推矣嗚呼使在上者能馭下以寬在下者能撫民以寬民庶幾其有瘳乎

贈劉僉憲卷後敘

國家設官分職倣古制置廉訪使者布諸道按臨郡邑立內外臺以總之其意甚周百年間境土奠安政治鮮闕此之由也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綱紀所繫治亂關之國家綱紀繫於風憲自海內多故以來民心皇皇無所底止雖守令饕殘之所致亦由任是職者不

能提綱振紀取國家立法之意自壞之聞雖僻遠比年風憲益弛自劉君之除人已想其風采比至見其約己守法百司肅然不敢犯其行部舉刺各宜民志慰悅紀綱法度始復振舉矣一旦慨然念其親老將棄職奉太夫人以歸有持君善蹟示余徵言者予曰劉君剛方質直天性也聰察強敏學力也守法不倚忠之餘也仁恕不苛孝之推也太夫人年以耄耄君辭秩爲養去之宜也獨惜夫風紀既壞將復振而遽去也是爲國家惜也若夫政蹟之詳在於諸人之言者不復書

贈醫師郭徽言敘

舉天下之術利惠足以及人溥而不窮者惟醫爲然古

人以醫與相並稱蓋相賢否係天下安危醫良庸關斯人壽夭小大不侔顧其類同耳醫師郭氏吾郡之良也居閩縣官賢里先世由科目仕有人其得攻瘍術四世矣瘍醫世稱外科謂於內科不通孰是技者不過辨其瘰潰金折之屬制其祝藥劑殺之劑而已於切脈審證湯飲醪醴之用不與焉郭氏以爲瘍見於外實發於內必先去其本然後施瘍治以五毒五藥次第攻調之亦其內不獨守其外故舉他醫不能及雖居遠村然都邑之來迎者無虛日有貧不能齎一錢謁者靡不爲盡心他郡不遠千里來之若郭氏之術可爲至精也已予與郭氏善而最善徽言徽言之爲人信乎古所爲有恆者而其

子勳又克類焉予益喜常念與郭氏厚無以及其子孫
適進士黃某來求言子因得以言贈夫心和氣和形和
起居以時飲食以宜六淫不干諸瘍毋生此一身之安
也上下和內外和閨門洽睦昆弟輯諧釁隙不形莪害
不作此一家之安也或不然加之以正而報者常逆施
之以恩而復者常讐則亦安之而已情逆者必自反也
事逆者必深忍也此安之長久也凡子所言徽言旣已
行之而享其利矣誠願徽言之子若孫循徽言之道而
世世享其利焉則子與郭氏厚平日愛護之意也醫之事
吾何敢言之哉然吾聞良醫多陰德他日有起家爲公相
者皆未可知也醫國之道亦猶其治家與身也郭氏

子孫尚勉之哉

送林生赴延平學正敘

古者天子諸侯由國都至閭巷皆有學教立而道彰化
興而俗敦秦廢儒術民以令法爲師漢唐唯宗太學郡
邑雖稍置學官而教術已龐宋朝始尊學政州郡倣成
均增置正錄教授秩卑郡將不敢以曹屬遇之國朝遵
宋氏之舊然教授於學事無不領簿書錢穀悉皆莅焉
太守憲臣不知體者以有司督切之而不才任是職者亦
往往以有司自處獨學正職掌規矩學錄職程課業無有
司之事得專行其教里人林生性端慤識見開敏爲學
務切已省試授延平學正來別且請益於子曰古之爲

政者教學爲先今雖存文具而已教者所以導民使爲
政者易治也教之不行爲政者之病也然而弗察也古
之教者擇師爲甚嚴非取其威儀詞藻在乎德行道藝
也師不善必更之慮教尼也揚雄謂師者人之模範而
弗善焉害哉吁治之不興教禍之也然而弗察也迺若
子者可以教矣生辭曰黷不敏不足以辱教事猶落學
是懼願先生卒成之子曰聖人有言主忠信夫忠信有
諸己也水之潤用以澤火之熱用以烹人賴之忠信有
諸己也子行乎哉以子所有者施於人子所未有者賢聖
方冊皆子師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夫知
不足也知困也然後能自反也自強也是教學相長也

矧延平四君子之鄉去今未遠流風遺教必有在其人者子訪詢而或得之他日南歸吾將從子求益焉

贈閩縣學教諭敘

教諭邑學官也漢以來文學魏校官唐博士皆以自通經者爲之國朝之用郡學計吏小吏滿考敘爲學官知通會計矣烏能知教哉向嘗竊謂宜選郡學訓導歲久者則士業素厲爲教有方近年更以鄉貢士亞等爲之則宋待補也里人林某年富學茂一應鄉試卽中亞等授閩縣學教諭眾榮之而生俛然若不足一日來謁予曰某材學未自信遽職教事大懼弗任願先生有以教之子曰閩里邑也子邑士也邑中之人非子親戚則朋

友故舊也識子者大半矣教之行易耳然於子乎觀也
古人之教以身不以言今夫執卷誦章句操觚牘騁詞
翰欲以取科第爲子之榮者夥矣是不賴子也子獨修
而身齊而家睦而親戚正而鄉黨有一善朝行之夕傳
焉不數日而播之百里非難也故子之教易矣況子一
門諸父昆弟皆鄉學又中亞等者三人人信之子之教
不難也夫教者治之本也生勉之仕途發軔方自此始
今日爲百里師善其教他日爲百里宰必能善其政矣

送王潮州敘

子少負意氣自謂天下無難事及壯見世之仕者多不
稱且云某地難治某事難集竊疑焉旣又有能者乃知

人之材不相逮而居官以營私者眾也迨犬馬齒衰矣
觀古人益多閱世故益深迺知天下特有不可爲之時
耳而事實無難者顧難得其人也河西王君用文剛直
明快遇事剖決權勢不能奪人以爲難者君處之有餘
力治永福羅源吏畏之若神明民戴之猶父母比去耄
倪蔽道垂涕而不可進君何以致人若是哉由其存心
也公律已也嚴愛民也誠故苞苴內謁不行而姦欺屏
息強梗馴化利之所在知之必與民興之害之所伏知
之必與民除之孜孜焉惟懼其政之僻而又和易可近
故民疾痛輒聞凡八閩蹤跡未嘗至者人莫不慕焉分
省陳公辟居幕府每有所贊翊旣而以邊陲多擾非剛

明仁恕之材不足以鎮之以郎中出守潮州兼督循梅
惠州任固重矣四州之民幸矣然陳公遠一良佐豈不
甚可惜哉君行過予別請曰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德則
君有之惠則民賴之譽則四方聞焉然予得無贈乎夫
爲山者在乎積土石也不欲崇朽壤爲川者在乎納眾
流也不欲涵汙惡君子爲政在任賢材也不欲雜小人
自古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情僞百端其入人也易將
覺之也難宋韓魏公號稱賢相或者猶謂其明於知君
子暗於別小人君其慎諸

贈順昌縣綜理官敘

國初時福建置行省尋以地狹不足容大府而罷再置

復罷近復治上命信臣出鎮凡事得以便宜行之福建
西北阻大敵頓兵數萬之眾一日費恆數百金供億之
繁民不堪命省府以郡邑權輕擇精悍果敢之材舉爲
幕屬俾制焉勢隆法重指事可集願以爲甚善處置也
延平屬邑曰順昌綜理者聞其惠聲適子有宗人來始
相見勞苦之宗人曰吾邑是幸得賢綜理林公民賴以
寬不然死矣安能復相見耶順昌小邑當往來之衝累
歲盜賊殘燬之餘存者不能室屋以居田萊荒蕪丁壯
從戎民食一粥又轉餉方殷百工器械之資猝然令下
朝戒而夕取辦他邑盡用刑罰督責吾邑特召社胥里
長敦切告之民至期輸則公喜以爲不至於罰也又盛

然閔若知其出之不易也間有不能足亦不忍遽罰則民固已趣致之矣子曰信然哉是仁者之用心也其果賢矣夫上之所需下無敢不應或有無不齊不能具於臨時特少寬之事既不闕而民亦免於戾豈不上下俱得哉謂猛者集事寬者亦未嘗廢事也然寬者民愛而懷猛者民殘而怨爲政何苦不求其懷而求其怨乎吾觀前史所載若朱邑龔遂召信臣其所居見稱所去見思沒則祠而祀之又子孫世世昌盛享爵祿無已若郅都甯成王溫舒輩豈惟禍迨其身子孫亦無遺類豈非天道好仁惡暴其徵亦可畏也今順昌得賢綜理如此他邑必有聞之而自改者林公惠利所及不獨百里也況

行愈久而蹟愈著吾見朝廷擢大任資顯寵將自此始
若其子孫之昌大則天理自然之報也宗人曰吾子之
言誠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戒豈獨吾邑之人樂聞願書
以貽之

潘氏世譜敘

自世姓之學微而氏族之源溷而難分而又更數大亂
故家譜牒存者十不能一二雖有仁人孝子之心欲推
其本於百世之上廣其恩於百代之下者亦將何所從
哉大田潘注述其世系與嘗聞於其父併討一二同姓
得其大略將爲家牒以傳子孫而來告予予曰尊祖敬
宗而收親睦族人道之大也治家之所由始也古人甚

重焉宗法不行漢以來猶尙郡望唐亦尊世族迺有一
姓妄相承者眾以爲譏見人之良心不容已也近代益
不由禮法婿與甥及外孫爲後者何限皆由不勝婦人
之見以自滅官府不治而風化安焉人之類將至於大
亂矣使譜牒不明其將何以正之按閩縣清廉里潘氏
與懷安瓜山潘氏同宗當其盛時宗族殆百人今皆絕
而不續閒有存者無非以他姓繼潘氏一脈凜乎不墮
惟注一身而已然則子之爲譜其可不益嚴乎子爲譜
由子而上直書之宗族絕續可徵者據實而書之同族
別居他所者備書之有名字徒存而支屬不可尋者亦
散而錄之其有棄家爲僧爲道者不錄以異姓來繼者

著其所從而其後不錄則今日所屬將來可爲潘氏信
譜矣

送燕經歷入京敘

歲強圉協洽江東憲經歷燕君在閩臺臣以大兵南下
將臨江淮而閩浙兵力不足犄角燕君通達強敏識時
務且自江東歸知其地形人情及近日事遣如京師請
師因陳虛實利害士大夫多爲詩歌餞行者屬予敘之
予不曉世故直據己意而言自古及今天下之事莫不
有其機得其機者事半而功倍不得其機者事倍而功
半況有至於不可爲者亦出屢失其機耳往者中原之
亂朝廷嘗命丞相督伐高郵是時天下之民引領而望

王師者莫不以日爲歲柰何閒言浸於其內詔書據行於外王師旣班民大失望此機一失迺至數歲比者忠襄奮烈剗平大難事已垂集而功不終豈非天耶今丞相克篤忠貞以恢復爲己任事機之會良在此時燕君之行所請宜無不允者然事有機亦當有本古人不以城池爲固甲兵爲利者以民心爲之本也海隅之民倒懸已甚生不自聊而賦歛日蹙刑罰日滋朝廷亦思固其本乎使其本固則無時而非可乘之機矣野人之見如此燕君以爲何如

王氏家譜敘

河西古諸羌漢武帝時始置郡後擊逐而空其地徒漢

人實之唐肅宗起靈武悉召其兵赴難乘閒爲吐蕃所
吞後張義潮發鄆兵二千餘人往戍河西之有中國人
以此周廣順閒申師厚爲河西節度使用王廷翰等爲
將蓋中國人子孫也宋朝李元昊據之爲邊患竇元康
定相繼用兵士有陷沒者逮中原爲金所併不能自還
雜爲夏人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後迺服世
祖以其人剛直守義嘉之賜姓唐兀氏俾附國籍次蒙
古一等其俗自別舊羌爲蕃河西陷没人爲漢河西而
仕宦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家尚寬厚雖占舊氏不禁
然能存者僅一二數若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
先世齊人沒元昊者其宗族在東阿陽穀甚盛國初附

屬時其高祖卽歸山棗歿從其族葬陽穀曾祖從右丞
昂吉下江淮以功授武德將軍領兵千戶鎮廬州迄今
又三世墳墓皆在廬州迨君襲職迺冠舊氏名上一日
出家譜相示子觀其自曾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西
名綴其意謂新氏迺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迺祖宗
所傳而不可棄故兼錄之所以尊君而重祖也噫世薄
俗漓人惟功利之趨而不顧其本固有自毀其祖而冒
國籍以求仕之顯者安有旣授賜姓猶不忍舍其舊乎
吾閱是譜不覺爲之感歎況其後世子孫能以祖宗爲
心者乎推此心也以往孝在是也忠在是也節義可爲
也功業可成也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而能動心

悔焉庶亦可改也是譜益足爲世勸也

魯客敘

海幼時先君子嘗撫海言曰吾行四方樂鄒魯土風之厚吾將徙居焉苟不遂汝能成吾志乎海雖幼嘗在念不忘比長獲接先生長者交海內名士大夫莫不詢知其土俗其去意大決然丁內外艱情事未效加以眷戀親戚懷故重新逡巡二十餘年而道路不通矣如是因循又二十餘年而累愈重勢愈牽暇日憮然以思曰昔吾幼無識時先人猶以屬我今有識而反忘之乎自是未嘗一日不疚於懷懼或隕越無以承先君子之志乃自號魯生或譏曰子自擬兩生乎子曰非也吾擇善俗

率先志也吾取號有三吾將地魯而取其名也質魯又取其義也吾學魯仲尼之道焉聖人千載之上吾師也吾雖百世之下學者也謂之魯生不亦可乎而吾又何擬乎又必以爲不可將曰魯客志予未得反乎魯也今雖在閩吾客也雖道四方亦客也他日至於魯而止焉則爲魯人而子又何議乎敘以曉或人

傅德謙復姓名字敘

貴溪倪氏金谿傅氏二族所居地甚邇而累世婚姻倪嘗一支絕不立宗人以出爲繼故傅氏嗣爲倪五世矣有曰韜伯文者嘗病而疑諮於閩郡吳海曰韜之先本傅氏自高祖以來後於倪非倪也而冒之倪本傅也而

不得爲傅二者將曷從予曰按春秋莒人滅郕穀梁曰
取後於莒非兵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夫
氏以辨族不可遷也宗以相承必同屬也子復之曰自高
祖以來百餘年遽復之人必惑且宗人皆不欲而韜獨
復可乎曰昔冒而今正人何惑宗人不欲子獨復何不
可曰復之而後世不吾順柰何曰子爲譜敘其由繇高
祖而下正之爲私譜他日有能知禮敦本者必從子改
矣曰昔倪氏以後託我今復則絕其緒柰何曰子復故
而爲倪氏立後以傅氏女配之代雖遠而系不絕氏得
辨而鬼有歸子勿疑禮無異姓爲後者使天下後世有
議子罪則在海也伯文於是惕然懼曰吾子貺大惠其

敢不承命既又請曰韜娠時父出外始生母命名崇德
比謁於父父因之及冠母字之德謙後從師師乃更名
範字伯文季父又改今名然韜亦常竊不自安子曰禮
君子已孤不更名謂父不能知也名雖不善猶不可改
況其善乎請復名崇德伯文謝曰名正矣然字無傲吾
子遂易之予曰子之字命於母取義備矣夫德務崇而
謙其柄謙者不自足而取諸人地中有山之象焉請復
字德謙以無忘母命德謙於是泣然涕曰昔吾母甚賢
教子有方字名以義吾無識屢更今以子之言復之猶
復見吾母受其教吾子之貺大矣請書以爲朝夕戒

孫氏二子名字敘

孫氏二子愿忠從臨川傅先生學既冠先生與之字愿曰必恭甫忠曰必信甫而爲之請於予曰吾子重有以教之他日有成其敢忘賜焉予謝不敏然不敢辭夫恭者非取皋陶九德之目愿而恭乎信者非取孔子之言主忠信乎愿者質之素恭者禮之存愿雖純慤有餘恭則受人之益故愿必在乎恭也盡己爲忠以實爲信盡己則不欺己以實則不欺人故忠必在乎信也愿思之爾之質既愿乎抑亦有不愿乎愿矣亦恭乎抑亦有未恭乎忠思之爾之心果忠乎抑亦有不忠乎忠矣亦信乎抑亦有未信乎守爾慤篤爾貞毋璞而固敬以自治毋任情直致謹以德而非是愿也勉之勿枉己勿誣人發

必自盡行無詭隨言必可踐慎出諸其口忠也勉之夫
人至親莫若父子親則愛愛則願其成人子生而被之
美名所以望其終身也世多以榮富壽考爲名者其分
皆賦於天而不由於人若爲德則由於人而不由於天
僉憲公篤厚誠實好善不倦不以在天者望於人而以
在人者責其子朝夕命之使朝夕自稱焉稱其名則思
其所以名先生又從而字以表其名使必有以成其名
必恭也必信也爾不究是豈不負父與師哉然以僉憲
公之賢爲之父以傅先生之賢爲之師朝夕親炙吾見
二子之有成也予與傅先生交善又與公相知愛念其子
猶吾子故於其請也出盡言以箴

送傅德謙還臨川敘

同身一

同身一

同身一

同身一

予以學樸行方不同於時氣質頑鈍不能自改以適時之宜旣屢顛沛不悔則其終身不變亦可知矣吾郡之賢者與遠方之來名士大夫有知其愚念欲開之而辱與之遊者不過數人焉其餘一再相見始雖其心甚勤而終則漸疏非特其遠我而吾亦幸之予之不材若是而望交游之眾聞見之廣豈可得哉始傅君德謙來自臨川邂逅一見卽相愛若宿契是豈無故而然耶德謙學古道不悅流俗其志與予同行已合諠不顧眾人之譏笑其操與予同爵祿金玉不役其心惟自適爲樂其趣與予同讀書有得冥然感於中心領禱曾端坐若失

其嗜與子同閱古史撫治亂得失之機廢興成敗之迹
英雄豪傑之運用馳騁大賢君子之經綸施設正人直
士之淪落不偶讒言佞舌之枉忠害善忠臣烈夫之仗
節死義未常不搏髀拊案奮聲大快或長吁扼腕流涕
縱橫其狂又與子同也喪亂以來無家可復其窮又與
子同也凡與子同者若是其不同者幾何故人結交以
知心爲難故有舉一世莫知其心而上求古之人下俟
乎後之人者今德謙與子同斯世而相知也顧子亦何
幸哉德謙舍我而別子豈不自傷而又傷德謙德謙不
可留子將何以爲贈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學無止法
古人所以孜孜斃而後已者蓋海平日所自勵請誦之

於德謙也德謙顛沛流離之際宜增益益深又何待予
言抑終不能無戚戚者所知既遠念不得相益亦難乎
其爲情也言之不足故詠歌之
傅君隘流俗舉步追古人古人去已遠斯道爲荆榛出
門抱高志區區向誰陳十年江海上漂泊但一身念我
德不孤邂逅遂見親相知寧苦晚不覺逾三春精微共
探討議論發清新誼合然諾重途窮憂思頻如何語離
別使我意酸辛酸辛不在別欲留我何貧聞水東赴海
楚山西入秦春波正浩蕩誰能知其津

梅花莊詩敘

齊謹之別墅樹梅三百本花時瑩然素合縞積如冰林

雪谷謹之結小菴其中吟嘯自適聞有幽人佳士則必
延致流觴賦詩焚香彈琴終日不倦率以爲常謂予曰
是菴未有扁題曰梅花莊如何予曰清矣哉主人之福
也夫朝市絳冕之所興貨財之所集求名與利者日趨
焉肩相摩而踵相接惟夫山林丘壑之間空虛寥寂世
之遠聲利薄世故者乃能居之若賀知章之鑑湖鄭子
真之谷口司空圖之王官彼皆自得其所而人莫與之
爭今梅花之勝豈一人所得專奈何攘攘者不知其樂
以與謹之專之然則豈得不謂謹之之福耶謹之又就
其深擇盤石之上將構小屋墜以白作雪洞前引水爲
長渠然後莊中之景始備謹之有梅花十詠士大夫能

詩者率和之哀爲卷俾子敘其端俟雪洞成日使童子

誦佳章子倚樹擊節能發梅花一笑

子與梅同語

以興華之盛之於即道之不歸之之誠也

手余雖欲之想也一人而事也空解難

長之谷以同空圖之至自當有日其然

之哀也其世也昔以論也之昔其也

出夫陣中驚之而與復想之而

以華未齊風思已新法也

無姓也無類也其香也

聞過齋集卷一

其用也其在自應也

聞過齋集卷之二

吳海魯客著

敘

送徐宗度敘

予始聞建安徐君宗度之名而未識也其爲校官來三
山子居村落不及交其後再至乃得相見丰神瑩然議
論通達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貫穿其爲文由先秦
以下迨近作者莫不淹涵浸漬在其胸中隨所擇焉而
發閒出其所纂書皇王大訓曰古今帝王之道與其爲
治之具盡在是矣經世鳴道集曰聖賢之道載之言觀
其言足知其所用心愚平日讀書遇有所契輒萃而錄

之顧以真西山大學衍義爲未純也以昔人所編文粹
文類之屬爲未精也故二十有餘年用力於斯業而未
成也將以貽後之人焉噫其功可不謂勤其志可不謂
遠且大哉夫古之君子有志於世而不用則有所著述
如荀卿王通之倫彼皆抱其蘊而與時不合旣不可襮
然白諸人雖告之人而未必信顧不得已援筆而書之
以授其徒而後世或有取之者至如蕭統之撰文選李
皋之撰文輿之類則無不得已而特其好焉者耳今君
之所纂錄豈亦有不得已而爲之耶將無不得已而直
好焉者耶避亂來山中居與子甚邇時則聞其所未聞
予方賴君爲益而君遽然以別需子言予曰人生聚難

散易當其聚時之樂不知有別時之戚今別時之戚不知別後何如也君行慎自愛閩與建相接一水泝洄若登天苟沿流而下則五日可至君別後乘興能如王子猷繼剡谿千古風致否

送程伯崇還江西敘

海齒未壯時目當世竊有陵谷之憂閒形諸言聞者鮮不謂爲狂人又三十餘年不幸而遂驗夫國之興衰係乎人一時公卿大夫隆虛飾外以苟容爲賢附順爲忠夸誕爲高敏給爲才詭誣爲智諛諂爲敬雖至儒者亦然使世之人踵踵然慕效之嗟乎元之末造風俗好尙毀譽若是國之亡非偶然也子始以侗直樸固見病於

時及矚時之所爲然後乃大駭知舉世之尙僞少適其
眞於是益自守不願與世俗交往年程君伯崇自翰苑
出掌文臺邂逅一見竊怪不類乎今世之仕宦者及往
來益深議論益密然後得盡君之平生君性冲澹靜而
寡欲不能立崖岸坦然盎然者也然如是亦固爲當世
棄而能優游京師出入館閣與四方搢紳韋布交游雖
不爲所稱亦不爲所病豈其中又有異於吾之所言者
而吾不及知耶時事旣殊向之矜名者所守一切塗地
而君流離困厄不失平素然後吾之知君益信予以足
疾不能入郭且數歲矣交游絕消息予亦不敢以音問
及之遽聞行李將反江西欲俟谿澗握手一別而未可

卜懼其遠而勤予思也故敘以贈

送吳生敘

予故有山水之癖自其爲兒時已然侍宦行遊途中遇
佳勝處伫立不忍徙年二十常疾病一日忽夢登蜀嶺
斜景照耀俯視山川炫然若金碧回望東南數峰謂是
五老旣寤汗浹而疾遂以瘳嗟夫人之癖有若是願夢
而可少已疾乎每懷三山五嶽之雄江淮河海之壯不
得縱游其間然歷荒都廢闕靈壇壞址古賢之遺風豪
傑英雄之餘迹未嘗不徘徊往來咨嗟慨歎或至使人
向隅者今老矣視昏聽曠顛滿如雪舍杖不可以步而
此志亦衰矣而子方治北裝將省其親有數千里之行來

別復觸之而感懷覺向來之癖未盡去子行乎哉子之行雖有數千里之勞而閱山川風土之廣察古今時物之變以增見聞廣胷次必有動子喜而興子悲者歸而語我豈不逾於聽夢耶子行乎哉爲我謝尊公別已久此心未嘗不繫左右計公之念我亦然曷日歸來山月溪風尙無恙

林氏宗譜題辭

譜牒之作示不忘也夫人不忘乎祖然後能不忝乎祖不忘宗族然後能親睦乎宗族孝弟之道蓋在是矣孝弟者天下之達道也不忘則孝弟興矣侯官水西林氏五代時周奉節令文尉肇居於此實爲始祖奉節以下子孫昌衍文物彬彬然至於今十有六世矣其十三世

孫某重修圖誌立儀文詳具明白使先世易以稽而後
代有所守可謂不忘者矣抑吾於此可以觀世德焉昔
人有言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夫祖宗積行累功能
覆被其子孫至十世而不墜者非賢不能也況十有六
世乎況又有能表章之乎夫能修其文則能繼其志矣
能厚於家則能達之政矣吾於某蓋有望焉嗚呼勉之
蓋子覺是先生文集敘

古者文以載道非苟爲空言亦非篤意於求工也漢氏
以來而文始涉乎技矣由司馬相如以濫靡之辭飾夸
諛之智舉世慕之相承至於魏晉六代而亂雜瑣碎不
勝其弊至唐韓子然後能反乎古逮宋歐蘇而其氣益

國集二
振盞雖與世升降亦在乎人之自爲耳然非聰明俊拔之士學問博洽識見精敏者雖畢其平生之力有不能至焉則亦可謂難矣國朝自程吳諸公以來凡十餘人相繼擅爲文章或號簡古或推富贍或稱溫雅或宏肆浩汗或魁壘多奇或敷腴清潤或恬淡淵永莫不各得其趣自成一家若公之文宏健雅肆其敘事明潔類太史公其運意精深類柳子厚其遣辭不滯類蘇子瞻其視國朝諸公固不多讓或與並駕而爭進也昔公嘗與予論古今人文章上下子試問曰公乃自比何人公笑曰能爲東坡乎是雖一時戲笑之言亦其內有所信而人不知者晚歲養疾山中屢言曩驅馳州縣時有所應

酬多不出本意欲刪去舊藁而卒不可得公前後所作
文輒錄以貽予蓄之殆二百首遭亂失去今公家所存
僅若干首閒以公意刪其一二詩凡三百餘篇皆豪宕
逍逸其四言益渾厚近古公才氣英邁不易出人下其
見諸政事已然而其文亦然然喜與人議論聞善則服
則人不及也公名泉生字清源覺是其自號云

新安吳氏家譜敘

嗚呼吾觀新安吳氏之譜而得其二善焉其足法矣乎
吳氏自居新安以來十有二世有曰天麟者以甥出繼
於舅又五世矣在鄭則知其爲吳也在吳則見其非鄭
也蓋自天麟之出而吳緒不絕書旣著其繼鄭之由又

紀其子孫之名以系世次至於今未嘗廢故權也得以有考而復之夫爲是譜者不旣仁矣乎仁者不遺其親亦不閒人之親權之復其故也其亦仁者之心乎吾於是得二善焉夫異姓之不可以相承猶馬之不可以繼牛桃之不可以續李也祖宗之於子孫一氣血之所傳也彼以壻與甥外孫爲繼者亦曰吾血氣之所傳是大惑也夫坤道善成而不爲主非天施則地不生故婦人之族不可以承夫也柰之何舉世安之而不爲非也不亦祖非其祖族非其族乎夫祖非其祖而自棄其祖族非其族而自離其族此人心之所不安也柰之何舉世安之而不爲非也吾於是取焉者蓋取得夫子

存羊之意亦孝弟之不容已也嗚呼是可以爲世法矣
是可以爲世法矣

楊徽字敘

楊文質先生與子交久而敬深他日見其嗣子徽曰吾
兒魯鈍不能讀書嗣吾業又不能操耒耜服田畝奈何
厄於貧其終將以技食營錐刀之利以餬口乎然旣娶
且抱子矣鄰里鄉黨不欲名斥思有以賁其稱者幸因
吾子謀之子視徽樸以素慤以愿喜焉夫徽者美也樸
而不離其真素而不事於飾慤則自守也專愿則於人
無競其質可謂美矣質美而後可以入道夫子所謂繪
事後素者也徽也由是日修其孝弟忠信焉夫孝者事

親之美弟者事長之美忠者處己之美信者待人之美
此內美也金玉之富軒冕之榮第宅之華服食之鮮則
外美也內美則願爾有之彼外美者得與不得固在天
而不在人君子不以爲美也請字曰仲美古者士之子
常爲士爲士不足則爲農農又不能則從事於末其勢
然也其等雖不同也而其行則無不同也仲美勉之他
日使人稱曰慶元君子之裔雖貧且賤則固賢於人矣
此子之所望亦而父而祖之所望也仲美勉之文質謝
曰子之言實出我心請書而授之簡於是乎書

吳氏家譜敘

姓氏以別族類而已皆出於古聖賢之裔卿大夫之家

晉宋以來遂分差次非法之正也閩自漢武帝時盡徙其民江淮而墟其地後入居者多四方之人亦不一姓矣水西高隄吳氏不詳所本始由行商至此喜其地遂居焉閱其圖由昶而下凡十四世田園自業資用饒裕至東乃從子學東外家與子同里開異時子避亂嘗客於東東以同姓故稱予伯父子亦姪親之他日求一辭題系端予曰我先祖后稷以農立國周公亦明農後世豪傑之士不見於時皆勤身畎畝之中古者農之秀爲士士不足則爲農農與士常相出入也吾以衰病無庸志願耕田而筋力不逮嘗以子孫落學不能事農爲恨吾見子數世皆顓謹樸實藹然淳古之風非立本者不

浮乎勤勞既久將有所發子其勉之子以同姓待我厚則待同宗當厚於我待其至親當益厚於同宗凡自是推之而已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如是則可以承先世之澤如是則可以衍方來之福東也勉之後世子孫亦莫不勉之

東潘氏族譜敘

氏所以辨族也族所以廣親也系所以原遠也自系法不行而先王之禮廢民忽忘其本有能念先祖而厚宗族者蓋鮮蓋族眾則易疏代遠則易忘此常人之情不能自其本推之將見愈疏而愈忘也譜牒之作衰世之意也嗟夫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千百人之身由一人

之世傳而至於千百年之世自千百人視之誠已疏自
一人視之則不疏由千百年舉之誠已遠由一人舉之
則非遠且吾之所以望吾子孫者孰不欲其廣而不疏
乎孰不欲其久而不忘乎何等而上之之不及其等而
下之也何待其祖宗之不及待其子孫也何其不能反
而思之也譜之設蓋欲其賢者因心而篤之不肖者反
求而得之有以企而及之也懷安瓜山潘得寧氏出其
家譜求題一言予觀其譜自文振公以來廿五世矣文
振以上不著所從來文振兄弟四人於倫爲次一昆二
季譜皆不及獨記其所居地爲詳有足考者茲亦可謂
闕矣若其先世宦顯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女適人

有爲宰相夫人者其賢有學於宋氏爲世名儒者抑可謂盛矣傳世旣久不能無顯晦絕續今之存者由得寧觀之則皆疏且遠矣得寧讀祖父之書教授於鄉凡吾前所云者皆將責之子也由子之身修之以親其族人以倡其後人因以率其鄉人夫顧不偉與嗚呼勉之其而用送鄭訓導之古田敘賀春因心而書之不肖渣奴百里之邑有學官置文學一人掌凡學之政令招邑之秀民子弟入學選經明行修之士延請爲之師師治諸生講誦課業傳授而程督之其位雖卑而其任則重教之尼行人材之成否率由是耳古田故爲壯縣提封之廣居民之眾邑里之華文物之盛蓋彬彬焉他邑鮮及

也邇年凋弊甚矣聞皆不如昔吾黨鄭生以選爲邑學
師將行來別辭曰某也於學每見其不足也今其可以
教人乎予曰子之言善矣卽子之言可以爲教矣夫學
至於聖人猶不自足也況眾人乎夫道無鉅細精麤無
乎不在而實高且遠也惟升高者必自下陟遠者必自
邇也此爲學之序也夫學能知不足則必力力則無有
閒斷而進進不已進進而不已焉則無高遠之不至也
彼躡等驟進好高欲速者望道必不見爲學必無成也
子行乎哉以子不能足之心施於人使人人得子不能
足之心以爲學使其志立謹明躬修學得則措之於用
無所不可苟務外而不務內事人而不事己者少有得

圖集二
焉則矜夸侈大傲然自肆其去道益遠矣抑非君子之用心也因子之言導邑之諸生彼幸毋謂我毫而言迂

魏氏支派圖敘

圖譜之設所以辨氏族定世次也古人甚重焉自離亂薦更故家大族能保而存之蓋鮮夫圖以著名必簡而易見譜以記實則備而致詳此圖譜之所以異也然古人多稱譜而不及圖近世多爲圖而不及譜故其圖之所載雜亂繁碎遽覽之而不能識浮屠正念奉其族支派圖爲謁按其先姓魏氏由玉融來長樂爲陳氏嗣子孫有知禮者乃復姓魏氏居桃阮十有二世所記歷官娶婦女適某人生年若干卒葬某所皆譜所宜具而非

圖之法也既爲正之而爲之言曰天下之物必有本子孫本於祖宗猶木本水源也世代既遠而宗族益眾夫眾則易疏遠則易忘亦常人之情也故蘇老泉著族譜引曰自一人之身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而歐陽子曰人而不知祖宗是禽獸也吾嘗重是而病蘇言也夫世久而疏遠雖勢推情愛之不可忘乃理也如使數世之後服絕已久屬疏已甚其相視遽可若塗人乎詩云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此情性之正也夫圖之設正所以使人不忘祖宗也今魏氏居桃阮十二世苟無是圖以徵之則行於道有不相識者矣況乎人之子孫不能以皆賢賢者固篤於親親而不賢者或昧

焉使觀是圖而知木本水源之義知今日行道若將不相識者自祖宗視之固無親疏亦將勉於親睦矣是圖豈小助耶若正念旣已出家毀形以從異教而猶惓惓然念其親因林琦來請益見天理之不可泯孝弟之在人心者無時而已也況其宗族兄弟在家者乎正念又致其昆之言曰吾未嘗獲見夫子吾將謀介焉其詞爲有禮故遂爲之敘

卓氏家譜敘

閩自黃巢之亂邑里丘墟田萊荆杞其居民往往從他方來爰宅於此始爲鄉井皆以豪右所居稱名如黃岡三十六宅之類卓氏之來亦當先後此時相傳由會稽

入四明由四明來三山其來三山始居長谿又由長谿分派於閩縣之清廉里與懷安楊崎之上今所謂卓宅是也清廉楊崎實相兄弟同出長谿迨今四百年始祖諱邁其間世次名字不可得詳累經兵火譜牒失之今之所錄姑自耳目所及以傳信也求予序其端子惟譜牒之作古人甚重焉蓋使人不忘祖宗也使人不棄宗族也祖宗本也宗族枝也枝者本之所生千萬而實一也故宗族雖眾別居雖遠服屬已絕音問不通相視漠然如塗人一旦邂逅出其譜而合焉雖先後百歲其昭穆次第粲然可考恩疏者復親勢遠者復近豈非以譜牒之故乎此古人所甚重也若卓氏之先垂四百載亦

可謂遠也已苟非祖宗積累之厚安能長久若是耶祖宗之所積累非謂廣田宅豐貨財也謂孝弟忠信節儉仁愛修於身而行於家其餘不及後世也爲子孫者當思祖宗所以裕後之道勉而行之使世澤不衰而祖宗之傳益以遠大彼三十六宅之後今其蕃衍昌熾不墜不絕者尚幾姓耶嗚呼是可以有鑑哉

魏氏世譜敘

宋歐陽公著族譜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爲次二譜之法非不善然非讀書知古者驟而觀之亦難遽識不若他例之明白而易曉也魏氏先浮光人入閩首居福清後繼長樂陳氏是譜稱始祖者非始祖也由

福清徙長樂之始祖也故稱始祖焉譜始於是者近而能詳也不錄福清者遠不能詳也地阻屬絕譜不相通欲系之而無由也必述之者不敢忘所自也吾之所以樂爲之言者嘉其後陳而能復也噫彼陳氏棄其宗而立他姓魏氏亦棄其宗而後他姓皆失之大者旣又能復焉則魏不遺其先而陳自滅其後矣今世之姓氏溷淆往往類此蓋十而五六使閱是譜而有感焉旣迷而能復已失而能改豈非錫類之大乎嗚呼閱是譜者可以有戒矣可以有勸矣

林和字敘

禮樂人之大端也人非禮則不立非樂則不成禮非玉

帛樂非鐘鼓之謂謂敬也和也理之不可易情之不可
變者也禮樂相資禮雖不可無樂而樂必由於禮蓋禮
先而樂後也林氏子和旣冠其父爲之請字於子子曰
是子嘗習禮也乎曰未也然則吾將字之曰敦禮夫禮
者履也君子之所履也忠信其本義其實也禮不本於
忠信謂之虛禮揆諸義而不協謂之忒禮禮也者莊敬
嚴畏勤儉恭遜而不與人爭也先王以承天道殺地法
管人情益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
子不可斯須去身也斯須不莊不敬不嚴不畏不勤儉
恭遜焉則慢易之心生肌膚不固筋骸無束不至於渙
散墜壞而不止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禮之不可不慎

也如此昔有子言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孔氏過庭之訓尤切然則禮之用雖在於和而和之本實由於禮人不欲學君子則已苟欲學焉舍禮奚以哉噫世學不明禮樂道喪人不爲容容苟苟則爲朋比阿私顧不患其不能和患其不由禮也不惟禮而惟和吾懼其流而不知其極也其不爲鄉之原人則爲世之鄙人也者幾希子敦禮哉子敦禮哉

孫幾字敘

孫幾字景嚴其名與字始皆大父命之其父爲之請於子曰願有以發其義俾幾也勉思自力庶幾克承大父之志豈惟幾也受賜將某亦有賴焉子辭不獲乃言曰

夫戮兵器也古人內以自克而外以威不順者也其嚴乎夫惟剛明正直果斷裁制用無不利而物不能犯所以爲嚴也若君子得之以修己則貞固而廉潔以刑家則整齊而如一以事上則忠信不阿以待人則威而不怒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必先立其本也昔孔聖之孫有曰戮君嚴者守節清苦議論正直爲唐名臣韓愈退之嘗論其德古人尚慕前輩或取以自名若司馬犬子慕蘭相如遂名相如意者大父希孔君之賢將使戮也畫一以孔君爲師乎孔君之事載在方冊昭然可考景嚴動必稽之他日不悖於孔君則爲無負於爾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嚴勉之

無之辭懷安文集敘無之悲其意其谷其出

古人文不苟作必根於理詩不苟作必止乎義禮苟或不然不如無作也懷安辭大夫子不及識聞其去時邑中送者千餘人攀戀號泣不忍別既去有父老數人持詩文一帙以來示予曰此吾辭大夫所作吾謹錄之吾子不可無贊一辭子老既且多病裹足不出山將三十年於世事一不省乃問父老辭大夫爲人曰大夫惠人也其愛民若魯恭其處己若田仲其施教若文翁其爲政一以德化而不恃刑罰吾民賴之若父母然其去而不能留也吾民安得不感哉異時爲政者不知盡職於已盡心於民惟務其家之肥而視民若土苴故民之視

之也其至猶盜賊之臨其去若疾病之脫今辭大夫父
母也吾得忘之哉言且泣子曰信哉辭大夫之賢也不
然何其民之愛之之至是也視朱邑之於桐鄉庶其近
之矣因閱其所作其文信本於理其詩不徒發其情庶
幾逮古之作者而不爲苟因大夫之言而見其心因民
之思而徵其德辭之賢不誣矣予所爲序者欲使後人
誦大夫之文必知大夫之德也大夫名武字子威號雲
壑廣陵人世儒者云辭大夫于不
不熱送寧化訓導敘
八閩惟江僻遠其大民質素少文其細民勇而固吏善
撫之則易以治不善撫之則易以亂非其俗獨異也教

之施有弗至矣夫民知禮則不犯上知義則可服使生
厚則自愛往時爲政者不知出是惟以禁令法律爲主
民重不堪遂至無所逃罪非其民之罪也聖人有言不
教而殺謂之虐夫教治之本也學校風化之原也教之
道德以淑其心教之生產以立其業教之禮義以正其
俗教非徒文詞之謂也文詞之爲教猶禁令法律之爲
政也抑末矣夫民知教則良心生教立則善人眾大家
旣服小民視之而化風俗無不美矣生以溫柔敦厚之
學而贊邑教人將信之教之行有日矣於爲政豈小助
耶生勉之

思鳳臺詩并敘

至正閒尚書玩齋貢公來岡寓城西香嚴寺荒茆中得
凸地爲臺構亭其上以時燕息與其徒講學題曰鳴鳳
且自爲文記之亦一時盛事也時異事殊屋毀臺圯斷
碑臥草中門人鄭桓昇歸瓜山鄉學後有小正植梧竹
焉懷其師而不能忘也名曰思鳳旣爲記請予繼之子
能恻然無情乎歌以寫懷併著桓之思云

臺有梧其陰孔敷鳳不來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梧臺
有竹修其如玉鳳不見兮奈何臺乎臺乎空有竹昔之
巢兮阿閣亦旣下兮虞廷有止其集有雛其鳴去世德
而不返使我心兮怆怆登斯臺兮騁望邈秋霄之冥冥
我思悠悠日月其征睠焉斯臺憂心如燈

薛氏家譜敘

譜牒之作以親親也人之親莫重乎父子兄弟自吾身而上推而至於遠祖而莫非父也自吾身而下推而究於百世而莫非子也旁而推之自吾之兄弟吾祖吾父之兄弟至凡族人皆世世兄弟之次雖屬有遠近禮有隆殺而義無獨殊者由人之生一本故也世教不立人道大隳愚者昧於其理懦者安於所習不孝不仁者蔑祖宗棄親戚至有無子不立宗人而以他姓爲繼自絕其後而不悟不悔使鬼神不得歆其禮祀亦由譜牒不明故也薛本春秋諸侯之國後世因以爲氏在唐時居河東者爲望族今薛氏世家揚之泰興其派出河東舊

有譜而失之其可徵特自高祖以下故今以爲譜首其
間他姓爲後者皆削而不錄或曰彼雖異姓而繼我旣
久難遽去之母亦別錄以附於後可乎曰不可夫他姓
之人自棄其祖而來附吾之祖自撤其姓而來冒吾之
姓亦可謂不孝不仁者矣譜正欲其辨也而又混之是
何不忍於他姓之非親而能忍於吾姓之至親乎彼他
人而吾謂之父子兄弟於心果安於理果可推乎今吾
棄而不錄使彼亦得反於其族豈不二者俱當耶噫附
枝大者其本悴異姓蕃者其宗危觀於薛氏之圖抑可
懼已吾子慎之嚴譜牒之法著人倫之義去異姓而革
其混淆明本親以篤其恩愛則木本水源發茂流遠宜

自今日正譜始群大夫儒者故以是告之使施之於政
亦可以正俗已

聞過齋集卷二

聞過齋集卷之三

吳海魯客著

記

祠堂記

昔先君子嘗書積善於家以自命其在外亦書之在器
或書之先君子沒海懼其久而遂泯也用揭之祠堂詔
不忘焉夫善人所固有也生而莫不善天地之性爲性
也發而爲情亦未始不善也耳目鼻口累乎欲視聽言
動出乎已物我相形萬事相感利害相權也日用酬酢
之間有不得其正焉斯其爲不善也反之而善非取於
外也存其固有者而已矣故雞鳴而起孜孜焉一言之

發必稽一爲之施必慎晝之所營夜以自考夜之所息
 旦而驗之造次顛沛不敢忽而況其餘乎夫莫高於天
 天者高之積也莫厚於地地者厚之積也莫大於聖人
 聖人者盛德之積也然則君子爲善可以有已乎哉抑
 古人有言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夫善惡之勢
 常相持也此長則彼消彼長則此消善一日不積則隳
 一念不繼則怠成者易毀隳者難全甚可畏也海之以
 是名者亦惟先志是述將垂之無窮海之不肖敢不戰
 兢夙夜他日將見先人於地下惟是後世子孫奉承不
 替則海實大願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銘曰
 人性至善出乎自然孰能安之其動也天眾人不能氣

拘物誘本心既放遂失其有子孝臣恭夫正婦從豈人
實爲惟帝降衷視聽有常言動有則一毫不順乃害於
德嗚呼夙夜敬之戒之勿縱爾欲勿興爾私欲勝則流
私勝則蔽怠勝則滅巧勝則僞人心孔熾善端實微初
六履霜堅冰以之精緻其知勇致其力纖惡不爲善乃
可積積日爲月積月爲時三百六旬積而爲期積縷成
杼積粒成庾縷粒或遺於積奚取父積遺子祖積遺孫
孫亦有後來昆仍雲凡是眾善皆我固有匪爲人積曷
其不可已則不善又以加人不媿於心不畏於天恭惟
我考垂言立則爾不能孝爾罪罔極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嗚呼可不慎與

後記

海旣表積善於祠堂仍扁其外扉曰思孝戒奉先者必
遵訓也古今人累金玉廣田宅遺子孫卒皆不能守惟
有善者常有後焉夫祖宗積善自所當爲耳而爲善之
福乃及子孫子孫積善亦自所當爲耳而爲善之美有
光前世此祖宗所望於子孫而子孫必體祖宗之心乃
以爲孝非曰享祀之而已夫孝而后能饗其親故合天
道之宜因時物之變中心怵惕而悽愴思之不忘誠極
而著烹熟羶薌奉承以進懋信愛敬盡禮而不過失焉
鬼豈有不饗乎不然則宮室雖修服物雖具豐盛粢潔
牲腍酒清而孝不至焉神或吐之矣夫古人之祭也事

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祭之日樂與哀半夫事
死如事生則忠之至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則愛之至也
樂與哀半則思之至也夫古人之祭如是乎故夫祭非
難也忠愛之爲難忠愛非難也思爲難思非難也孝爲
難將入室者必視斯扁知生理之本直不善不可以爲
人念祖訓之至勤不孝不可以爲子日夜思進於善焉
則上可以承祖宗而下有以啟於子孫矣詩云永言孝
思孝思維則嗚呼可不敬與銘曰

維父與母實生吾身吾之所生子孫至親曾是話言莫
匪至教曰善與孝順天之道爾亦有子爾亦有孫有不
能孝爾心豈安積金遺之易散難守良田美宅寧數世

有書不能讀積亦徒爾惟善固有孝可動天爾不媚天
將胡媚焉明明祖訓是訓是式祖宗有善爾世世積凡
百子孫敬之無斁

獨樂千古軒記

有以足於中無待於外裕於己不求於人則心逸體順
神融而氣和樂之發於中如飲者之醉食者之飽充然
陶然可以自喻而不可以告人也若嗜利者以貨財爲
樂耽祿者以勢位爲樂彼內實無有而恃物以矜不得
則戚得之而惴惴焉恐失之樂果何自而生邪乃至老
釋之徒遺形骸絕聖智亦姑足解外膠耳惟君子能全
其性分所有而無私欲之蔽日用之閒浩乎天理之流

行事至物來應之不勞隨寓而安無入而不自得昔
吾夫子飲水曲肱而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
樂後世學者不能以身體之知其所樂爲何事獨孟子
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而韓愈亦
云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內之不愧心發揚明白聖賢之
樂如是不其至與江東傅崇德好學篤志慕聖賢之道
挺然自拔於流俗所居軒題以獨樂千古間謂子曰是
崇德所自命友朋有樂爲記且銘者崇德辭焉敢請吾
子子曰夫君子之樂將與眾也而君以獨名生斯世也
而君以古名何愬然與人悖哉我知之矣君之志非不
欲樂與眾而同斯世也願眾人之樂與君異而君亦以

與眾異異不可以苟同夫烏得不獨哉觀斯世不能與
同遊心千古之上求與同者而得之夫烏得不於古哉
且君嘗學易矣觀陰陽之變萬物之化古今往來治亂
相尋聖人所以酬酢萬變者如彼所以洗心退藏者如
此兀坐軒中焚香展卷觀其象而玩其辭終日與聖賢
對不知一世之樂有易此者乎眾人之樂有若此者乎
否也於是傅君作而曰唯願書以爲記

改軒記

宜春夏生請於子曰敢問爲學之道子曰精知而力行
之曰知有不逮繼可以進行有所失則當何如子曰改
之改者天下之大善也成湯以大聖而不吝改過蘧伯

王屢察其非而至於化仲由喜聞過令名垂無窮古之
聖賢猶爾況後世學者乎故改者天下之大善也不改
而遂失天下之至惡也非遽爲至惡也涓涓可以滔天
星星乃至燎原故不改者天下之至惡也然人孰肯受
天下之至惡哉試以號於眾曰子徒欲爲天下之大善
耶欲爲天下之至惡耶則孰不艱然怒曰是何薄我若
是且孰不欲爲善人乎試嘗察之則其所爲已多不善
猶忿人之告已也宋趙康靖公嚴於自治嘗取黑白豆
二器置瓶於几上每行一善卽投白豆發意一不善卽投
黑豆數日較之初黑多後適均又後黑絕無矣古人之
重改過若此夫知其不善而日日改之以至於無可改

豈不爲大善乎不知而不改與明知而不改皆自棄自棄者不可與言改矣況念慮之微方發於中有善不善惟自知之他人不能與爲力也然知之誠難知之精在乎窮理而已子試黜子之心而觀古人之心以古人所行驗之子之所行合則由不合則改予觀孟氏答陳賈戴不勝之言則改之明戒也夏生瞿然曰謹奉教卽日以名其軒併求書此記予因作二通一以貽夏生一以傳聞過齋自警

淡軒記

天下之味易牙能辨之而易牙不能常於無味非其精有不逮非口之所接也無味者天下之至味也願得之

者鮮矣傅君德謙介持清簡有志古人淡泊之道每憤
流俗汙濁欲潔身去之脫埃壒瑒御冷風敖游乎太初無
極之表特病口不能絕粒臂不能植翰耳所居軒名獨
樂千古不理於口改名淡軒復請記之予曰嘻夫所謂
淡非吾所謂無味者乎天下之物皆有味而皆無味惟
道無味而深有味所謂至味君子淡而不厭是也揚雄
云大味必淡然非易牙之所嘗也人惟德不勝欲而爲
世味所奪故失其自然有能洗心濯慮使方寸湛然理
義以爲之主則道充爲富不待夫萬鍾身安爲貴無藉
乎五等疏食惡服不與易文繡膏粱湛然此心淵乎止
水隨流而行遇坎則止窮不爲悔達不爲喜而天下之

物惡足以動其中哉視區區勢利之徒亡身以徇慾決
性命以贗富貴者猶蟻蠓之慕醯蠅蚋之甘飶誠不知
其何味而又何嗜然旣謂吾淡矣又孰敢與之語味哉若
君雅志沖淡知用不諧於時覺天下之物爲無味而獨
沈酣於理趣咀嚼乎道腴怡然自處棲遲偃仰於一榻
之上清風時來振膝微吟明月入懷引杯孤酌今來古
往遽然一客意到無語與軒相答問軒比南陽諸葛廬
西蜀子雲亭謂何軒曰諾遂書此以爲記

潮州三皇廟記

潮州督守王公那木翰以書來言曰吾郡三皇廟舊在
澄清里燬於火十五年矣屬時艱虞戎壘在野郡邑失

守民莫寧居自翰來此招集懷拊惟民事之急未遑及也既二年矣念祀典所重循是不舉大懼失職乃視故址隘陋規欲改作既度地城西隅合材庀工成有日矣惟殿廡門庭堂室齋廚之位悉如其舊而制度深廣加焉聞古者宮廟之作皆有述也子其爲我記之海竊惟洪荒之世有不得而考者矣自伏羲神農黃帝氏作其實始見於經易大傳著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作耒耜聚貨爲市黃帝氏垂衣裳制舟楫牛馬杵曰弧矢蓋其聰明神智首出庶物其開物成務神化宜民無非因天地之道以立人之道因天地之利以興人之利益萬世之道原系焉萬世之治原出焉方風氣未開生民違禽

獸不遠微三皇氏繼天立極使五帝三王之治有所承
則天地不能以自立嗚呼大哉昔周外史掌三皇之書
漢孔安國謂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而後世無
傳焉夫道尊萬世者享萬世之祀位高天下者受天下
之奉萬世之祀非徒有天下者所得與焉者也若三皇
道與天地並功與造化侔雖祠宇徧天下曷足報其萬
一哉自古聖帝明王前代罕列通祀惟肇迹之地有祠
唐天寶中始制立三皇廟於京師有司以時祭饗元有
天下乃令郡縣立廟祀用春秋二季然使醫學掌之取
歷代名醫從食於廡下亦有所不講也竊意如唐制天
子親致祠焉則於禮爲至庶幾一人有得師之實而四

海蒙佑神之化顧不臆歟然豈草茅所得議哉乃今多事之秋列郡生靈憔悴已甚而王君獨能緩刑薄賦以蘇民力修廢舉墜以崇祀典興是役而民樂之則其政亦可嘉也

游鼓山記

福爲八閩都會上四郡皆山地勢局促不能廓以舒下皆瀕海風氣疏蕩不能隩以周惟是州處其中不蕩不局得二者之宜環州之山惟東石鼓爲最高能興雲雨蓋州之望也歲乙巳九月十五日郡人黃伯弘約予與廣平程伯崇建安徐宗度自河口買舟順流而下抵白雲廡寺時日已西過東澗石橋橋覆以亭流水出其下

國集三
潺湲有聲沿麓稍登澗鳴在左荔陰團團有大石可坐
近里許有亭曰乘雲近亭有竅泉行者刳以飲又里許
至半山亭亭後少豁俯瞰山下又里許閣曰圓通憩焉
閣外疏竹斜映倚闌平睇江流二道如白虹游龍縈帶
長洲縻焉而東趨漁歌互答西山凝暉碧翠異狀前登
嶺路景射人背轉而右見奇光玲瓏篩林若金色點
綴樹上如花嬰條如果有葉華彩相映瑰麗不可名狀
玩之久而後去又轉而上皆幽林清樹半里許夾道有
小松曰松關日已下山暝色將歛促行度岷表曰全閩
第一峰下阪皆平途左爲矮垣池邈達寺已昏黑訪法
上人宿於超凡閣明日徑寺右行蔬畦閒度松林二三

百步入叢篁中徑旁小竹微露綴其上如珠時滴人衣
覺清爽出篁竹皆微蹊二里許登小頂峰峰直寺後下
視殿閣若騎箕尾西望郡城列雉數千市廛闐闐雜沓
鱗次麗譙浮屠臺門府寺釋老之宮揮霍崇麗鬪出其
閒州邑之雄可爲罕儷舊時村墟野落化爲瓦礫之場
而居者鮮矣由小頂而上又里許近大頂使僮僕行前
伐灌莽披荆棘擬步而後可進若是二百舉武少轉而
南復造乎劣削之顛行者盡疲人以意擇石而坐午食
畢乃拂石刻觀晦翁大字讀沈公議銘摩挲徐鹿卿請
雨記記漫久乃可辨時晴空景明萬象呈露幽奇詭異
不待搜剔自來獻狀使人愴然而塵慮消淡然而情境

融極目西北諸峰若數百里攢者鷲者淩者鬪者攘者
赴者突者造者特立獨出者齷齪列戟者西南諸峰若
雲矗波湧若牛羊驅若車馬馳近至數千里之內皆周
旋徘徊頓伏妥帖閒之以谿壑流之以江河蓋自劔邵
來者至水西旂山而止自汀泉來者至水南方山而止
自建來者至自是山而止若夫建劔汀邵之谿合流至
於洪塘分爲二江南過石頭納永福之谿與瀨谿出西
峽北過新步亦分爲二又合而至於長隄乃與西峽江
合過石馬下洞受長樂港與夔港出閩安鎮而入於海
東南彌望浩蕩不可極遠至於琉球之國近而梅花南
交諸島咸在五步之內自永福閩清長樂以至福清之

境歷歷可見焉迴眺附城諸山前者若迎後者若隨左
右環輔森列若大將之治旅尊嚴閒暇部伍整肅而不
亂南洲諸山若鸞翔鶴翥正垤礪礪若子之在枰耳滄
溟無波上下同色輕颿徐來綠皺千里潮落渚出平沙
衍迤蒼鳶白鳥其下齊起日既暮乃刊木爲堂東薪爲
門薦席以莽綴樹張幄寺僧持雞黍來餉亦共宿焉申
宵露零月色如午剛風忽起陰壑雷動出而視之立不
能定五鼓愈甚眾相與捉衿聯立東望扶桑以候朝旭
奔星矢馳四面相射有玄雲橫互在海面高四五丈不得
視其初出之景須臾日上已高山煙水霏蒼茫遠近隱顯
迭出恍然如畫圖中又一奇也口露晞下山至寺已近

午出寺左遊靈源洞石磴垂梯兩崖崇墉通以石梁白
雲亭其上坐稍久洞谷生風時來襲人起觀蔡君謨書
有奇石立道側若甲卒號將軍石於是履危棧度石門
朱晦翁題名趙子直詩抵天風海濤之亭極焉孤撐巉
巖憑闕欲墮川分谷擘江面如沼險絕清曠遂兼得之
盤桓至日晡誦楊志行古篇還宿法上人禪房又明日
復登超凡閣伯崇題詩閣上觀王氏賜神晏書乃歸是
遊也比之常觀蓋不侔矣夫升培塿者隘一方陟岡阜
者薄百里乃今縱目力於霄漢納溟渤於胸次晦冥晝
夜收拾舉盡豈非所處者益高所見者益遠所造者益
深則所獲者益富古人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

下愚雖不及竊冥會之矣嗟夫山川萬古世變無窮景物雖同人心異感是遊豈徒登覽之娛有以散其憂愁拂鬱之思發其豪宕雄逸之氣重其治亂興亡之感而峴首之悲牛山之念仰止之慕雖吾四人者亦詎能盡同也且是山昔人莫不登之近百年來人迹罕到自子始登命樵夫爲導亦不知其路乃緣壑徑上顛踏者屢而后得至其所忽得舊路循之而下果達寺蓋宋時所闢而僧除之始絕頂皆短荆無林木今可張幄矣始寺外多數百歲古樹今但見新植矣向予始登幾三十年重來二十餘年與伯弘來亦十五六年今復得與諸君遊此而予髮種種矣因刻名山石而記其詳約後遊輒

復紀之較方來尙幾遊也

永思堂記

吳元育於其居室之東闢一堂以爲祠舍垣墉周嚴門庭邃深清閑靜幽宜神所居祀其先由高祖而下至於禰揭以永思求子記之曰願聞所以起子衷警子惰勸子後者庶幾是堂賴以不廢予曰悲夫夫居是堂者皆子孫所欲孝而不可得焉者也欲孝而不可得焉則其思將何已乎言之而無與接視之而無與存聽之而無與傳也夫安得不思乎定省無所於施溫清无所與時出人無所告行無所受命也夫安得不思乎至於霜露降而天氣肅春雨濡而時物變思之不能已而將有事

焉齋戒潔清以致其誠笑貌聲音志意嗜欲不絕於耳目心思然後彷彿乎有見彷彿乎有聞入室之日焄蒿愴悽冀其洋洋在上也苾芬豐潔冀其食而勿吐也已祭而徹將餽而疑知神之享不享也夫安得不思乎夫祖宗之於子孫苟可以厚之無所不至子孫之於祖宗不過報之祭祀而已祭豈足爲孝欲孝者惟在於思乎思承歡之無從而精意以致享思聞教之不復而臻至以自修爲善必果思以爲親榮見惡必避懼以爲親辱當事而思當食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而思之不廢乃所謂永思也若是者可以登此堂也
不思者不孝也不孝者不思也於是堂乎奚有於吾言又奚有

慎德齋記

貳憲吳公謁宋潘先生謙之家祠覽其裔孫得寧讀書之室顏之曰慎德而求廣其說於予予曰慎者德之基君子無不慎也然德有凶有吉夫理出於天而具於人之心至善而無惡純一而不雜者爲吉德肆情而蕩逐物而不返暴逸敗悖者爲凶德顧皆謂之德則爲德者其可不慎乎夫驅車千里慎於發軔舍矢破的慎於審機行慎於陂言慎於誕意慎於妄動慎於禮取慎於義由衣服飲食威儀之間以至於貧富窮達患難之際無一而不致其慎者無一而不係於德也故慎終如始慎小如大非徒慎而已又必由學焉學則致知知則知所

擇慎則致確確則任所守此慎德之要也以生年富才
俊欲爲訓詁詞翰優矣吳公念子先儒之後將使不墜
其緒故書以贈生生其刻勵自慎也昔先生受學考亭
其進修之目親得之朱夫子生於室求之有餘矣奚子
足徵

烏稷堂記

會

金華杜梁叟以醫鳴來閩中予與往來三十年矣始治
詩修舉業見世之仕者類不能及物歎曰仕而不得行
志焉用仕曷若醫以濟人爲得行其志哉乃舍其舊而
爲岐黃之言得鍼灸之術於寶氏之門梁叟又能以儒
者理致斟酌而廣張之由是其所契益精而所用益神

予素多病前後謁於君無不驗凡士大夫搢紳四方之
人來求門如市舟車之迎駢集於巷渚貧民伺君出入
顛道上君悉爲治之無詞色難者故其所至老稚婦女
莫不望而識之咸稱杜公云他日子問梁叟曰君術何
以能若是其妙也豈亦有說與梁叟曰人者天地陰陽
之會天雨露風霆地山川草木水火土石人九藏百骸
天四時寒暑溫涼地高下燥溼人喜怒哀樂飲食起居
莫非陰陽而已夫得是氣以生亦由是氣以病然病有
標本有上下有內外有奇恆吾切其脈視其色察其神
氣形志審其陰陽參伍相合而知其所舍而又揆之於
天度之於地厭之於已而後行之或治其俞或治其合

或治其經井榮谿谷之分筋骨膚肉之部四時之施各有其當九鍼之用各有其宜虛者實之盛者微之暴者奪之脆者堅之不足補之有餘折之奇之偶之緩之急之上之下之順之逆之正之反之吾治極於一然隨應而動此吾之所以用吾術也曰然則何爲若是其妙也曰不知也吾之書曰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吾守吾法而已雖至其妙吾亦不自知也以子之言吾將名吾堂曰烏稷子盍爲我記之子曰諾哉夫道之與事固未嘗相遠也吾聞古之人有善沒者其出入去來若神人請其故曰吾入也以忠信吾出也以忠信故吾雖沒

猶出也雖出猶沒也吾不能神亦不知吾所以神噫杜君之醫之妙其猶古人之沒之神乎君且謂不能知則吾何從知之惟忠信則吾所信而君亦自信也忠信所以至於道也何獨醫哉書以爲烏稷堂記系之詩云
人之有身備乎陰陽陰陽不調疾病乃傷謂醫之良非有他技審疾所在去之而已麤工嘻嘻不知病機九氣既亂七診皆迷病之所生至微至眇萌芽弗絕乃至焚燎良醫明明見入秋毫制其病機使不能逃防之未然測之未至或迎或隨舉適吾意麤工兇兇伐和召凶瞿瞿閔閔暮世則同古稱良醫神聖工巧嗟惟杜君亦造其妙其妙如何妙不可名答如影響視在窅冥冥冥之

期若神彷彿中心獨悟口不能出稷稷其稷烏烏者烏
不名君堂名誰堂乎

鄭公渡記

閩上游四州之水從高赴下既匯於洪塘遂經臺山帶
郡城以東其別流則南循方山而會於長隄臺江古稱
險連艦爲浮橋以濟行者延祐閒始創石梁水道壅遏
少有淫雨則瀑流汎溢黃岡以上百里皆爲巨浸壞廬
舍損禾麻無歲無之而其勢日趨於南蕩突激觸鬪噬
齧江面益廣舊時臺江之險悉移於此水西水南諸步
視爲畏津而新隄陽隄實當江流迴幹之衝又有隧風
不時摧帆折柁舟人相語爲戒並岸強獷之徒植黨專

濟他舟禁莫得行要利不如意則詬辱百端扁舟葦如
坐客俱滿至不勝載而後發少遇風濤率多覆溺前後
不可以計至正二十五年秋九月十二日舟覆新隄同
死者一十八人餘以救獲免海北貳憲鄭公適寓瓜山
聞而閔之白大府取巨木百章營二舟募村毗之習於
水者操之一自白苗濟陽隄一自新隄濟陽隄置田二
十五畝以給操舟者之食不足又將勸好義者益之舟
旣鉅無倉猝之虞濟甚利無邀阻之患由是遠近之人
往來者莫不懽忻鼓舞而誦之曰江流風颯孰濟鄭公
我往我來惠我無窮又曰湯湯江水其深不極脫我魚
鼈就我几席匪舟也車匪川也途公功不忘其樂也且

於是凡詠歌之人與鄉人父老咸來告於予曰吾儂居水濱不能去舟楫然數十年間阡危者屢矣哀溺者數矣異時舟人怙利且忍視人性命若土芥然雖眾疾之而不能革自公建義渡以來居人絕行者之憂行者如在家之安獨彼喪其利朝夕懷怏怏心累謀所以害而奪之者微鄭公之力其蔑有不廢者哉夫安其利者烏知去其害之難也請吾子記之然鄙人不知故聞昔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溱洧君子非之毋迺以公譏乎予曰不然夫子產相鄭國方秉其政而濟人國邑之內於政誠有關故君子非之若公持節他道政不得行於時天觸耳目所聞見遽興惻隱之心不能拯之於先將圖免

之於後蓋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田之薄不可以不增
舟之敝不可以不葺公之心猶有望於後之人後之人
抑豈無公之心乎使後之人無公之心則人之思公愈
無已眾又曰聞古人有所建置而利不忘於人人多以
其氏稱之若白公渠蔡公井蘇公隄李長者陂之類願
刻石表曰鄭公渡則如何子曰宜眾咸曰諾遂爲記公
名潛字彥昭新安人其居官有益於民者類憲爲之所
在時見稱云

種德堂記

水南蘇氏以善稱於鄉三世矣海於蘇氏識其父祖子
孫四世矣珠浦翁簡直好善樂周人之急小浦先生廣

其德心遇人有疾病患難窮困其濟之之力殆欲忘其身者而家以是貧德如生自髫稚有知卽習所聞見而安之以故人咸稱蘇氏之積善三世聲問聞於旁邑人皆信之無異詞蘇氏舊有堂名種德屬予記予惟古人於宮室器物凡命名取義必以自儆近世率爲賁飾而已有能因名究義飭厲而力行之蓋寡若蘇氏所謂種德云者其可謂身力行之名實相副而不浮者與夫德非自外來也得之於天我固有之也故自吾之愛親慈子而推之以及人之老幼吾食而閔人之不食吾衣而念人之無衣已安而不忍人之危若其惻隱之情出於天性隨寓而發非以納交要譽於人求報冥冥於天

也然天道無感而不應人道無施而不讎顧爲德者不
可以是以設心而已蘇氏之樹德已久感者宜應施者宜
讎則將在其子孫夫承二德之後不可以不謹也德所
以承德也不德所以墜德也生勉乎哉夫恩惠及人德
之餘也孝弟忠信仁愛誠實著於身德之本也而祖而
父之所種皆自其本推之也夫祖父種德於前子孫繼
德於後乃所謂能子也生勉乎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又云譬猶農夫是穠是稔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請
以是爲種德堂記重爲之銘曰三書蓋開闢於世邑人
天降民德五常具全匪我獨有於人則偏惟人之發於
心則先推以及物寧不爲賢有美蘇氏其心塞淵周貧

卹患濟弱扶顛曾是三世而不倦焉爾心如種人心如
田爾種爾藝不求其年人事之積必格乎天善繼勿墜
嗚呼勉旃

游黃巖記

水南之山最高而大者方山山之陰有峰隆然逆馳而
西曰黃巖望之特尊歲大旱鄉人必禱焉自予往來三
十年凡方山之勝皆飫覽之惟黃巖僅兩至焉丁未歲
杪避兵來此思復一登而淫雨兼旬戊申改紀人日始
齊山路泥滑未能卽登也越五日乃得游焉登自前山
之麓山皆荔枝無餘木巨石蘿薜縣絡可愛出荔陰入
松林憩妙峰小庵庵直西南古靈水西龍湖諸山幃障屏

列望清谿一勺水注尊壘澄江帶如縈過山石水南村
落人家可辨良久僧汲山泉煮茗甚佳出庵徐行草徑
委蛇徑旁茆葦無復林樹又循岡而進乃抵黃巖之下
巖高十數丈表不啻倍之壁立陡絕鄉人祠張道者依
巖結構堂室樓閣軒檻周廊複道聯屬制度雖狹而寢
食燕居臨眺之所具焉屋與巖相凌景與地相宜前山
低橫有若戶限郡城遠出其北連山周遭大江迴繞煙
雲吞吐飛鳥往來上下蒼綠紫翠間濃淡之相施遠近
之相涵皆於戶限外見之亦足以賞心而娛目矣下山
復至庵中設食步斜景而歸自前山至巖下約四里凡
石憩者六草坐者一班荆而息者再同行六人皆文雅

談謔笑詠是游各極意而登降不知疲焉豈獨忘其患
難羈旅之爲適哉記之以冠賦詩之首

悠然軒記

丈夫出處不失大節至於流離困窮而能隨所遇而適
者非其中有所得必能以理自遣者也古今達人賢士
莫不由之元有天下垂及百載末年士大夫心術不明
風俗偷薄陵夷波委以至亡國其高風遠識如國初劉
靜修先生其次如歸公彥溫不一二人其竭力死義如
余公廷心李公子威者亦不多得予嘗中夜竊歎了未
之變計吾平日所知其爲人者曰行臺侍御史沛郡韓
公前閩省郎中魏郡某公潮州督守靈武王公茲三人

者其殆不失節乎既而韓公果不辱以死某人者進退不遂而王君浮海往交占不達屏居龍泉之上謝絕人事與樵夫牧豎爲伍室南有山如覲佳客閒指謂予曰吾屏居無聊惟終日與此相對使人意定神怡樂而忘倦吾將竊取陶淵明詩所謂悠然者名吾軒子其與之乎予曰與君侯哉然則子其爲我記之予曰諾哉夫心有所係皆役於物者也役於物者顧無時而樂求之卽必持之戚戚得之揚揚必失之偃偃嗜欲少者天機深嗜欲多者天機淺夫淵明晉之高士知時之不可而去之與世相忘久矣彼其外物不足以動其中故無欲而自得方其采菊東籬之下悠然而見南山山非能令

人悠然也悠然者見山耳故靜而觀之見其安然不可動之象焉見蒼蒼然不可犯之色焉見其四時朝夕晴雨晦明隨時隱見終古不變之意焉是皆有契於中其趣因之而發初不待覩夫崔崔巖巖者然後爲有得也嗟夫開闢以來乃有此山獨淵明得其趣今君侯又得其趣山之與人其相遇豈不難哉淵明往矣君侯之繼淵明者尙未艾也神交契合夢寐將或見之龍泉之谿其水清泚山有嘉肴苦茗可掄可羞予不憚煩來與君相對茲軒之下君餐秋英之秀色我倚白日之商聲時詠歸去來辭招山靈而聽之

友蘭軒記

宗姓克成以友蘭字其軒請予記之予曰美哉蘭夫蘭有三善焉國香一也幽居二也不以無人而不芳三也夫國香則美至矣幽居則蘄於人薄矣不以無人而不芳則守固而存益深矣三者君子之德具焉夫君子德修於己惟恐其不成其成又惡其暴著故始若虛終若愚欲乎若不足浩乎不知其有餘善實內充而英華外發用則以及物不用遯世而無尤昔者吾夫子傷時不幸鼓琴爲猗蘭之操楚屈平作離騷引蘭以自況若是乎蘭之足重今子將以爲友豈特愛其素枝紫莖綠葉青青者乎夫光風惠日暢其和明月白露耀其清嚴霜積雪厲其貞階庭深谷所寓不同而其美自若語云與善人居如

入芝蘭之室然則子與蘭居不猶入善人之室哉子善友之其以蘭爲益友四時朝夕撫其榮挹其華攬其實玩其美之無斃感於中以自得至於久而不聞其芳子友蘭乎蘭友子乎聖人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將使一鄉之士化於子以至一國之士皆願友焉其機括良在於是克成勉之

知止軒記

天下之福恆生於無欲而禍每起於貪貪者無厭無厭則不知止不知止故禍必恆隨之然自古及今相接於目前而不戒豈人情不安福樂得禍哉由不能止其貪耳邑人某年少爲郡府吏有能聲一旦忽然悟曰吾親老不能養顧爲是役役乎卽棄之去郭南三十里居焉

疏圃鑿池田園自適又創小軒以時燕息環植花卉奇
 果設几案琴書筆研客至焚香烹茶酌酒賦詩爲娛友
 人名其軒曰知止予舊識某比年因臨川傅德謙往來
 益熟暇日至軒中某請曰願得先生一言予曰諾哉世
 之言知止者多誦而不能行者也子能行之則以名軒
 可哉夫富之與貴人孰不欲而有命焉烏可貪天以求
 必得而不得則慊乎珠璣象犀兼金大貝產於海外蕃
 夷之國去中國數萬里舟行千日而后始至風濤之與
 凌蛟龍之與爭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
 不止也幸而再遂則大富又幸而再又遂則不勝其富
 矣而不止橦檣折拉於浩洋之中骨肉充委於魚鼈之

腹故無待乎止矣高官重爵大圭長組朝廷懸之以待
賢俊功能王公之尊嚴卿大夫之布列未易可造次也
慕祿者必趨焉傳會投合鑽刺攘竊幸一得焉可矣再
進焉過矣愈進焉極矣彼德不讎乎位才不任其局廢
事曠官折趾覆餗小焉刑戮之加大則誅夷之慘故無
待乎止矣噫行不知徐必蹶而止食不知飽必飫而止
飲酒不節必濡首而止小事尙然況大者乎老子曰知
止不殆故知止者無時而不可止不知止者無時而可
止無時而可止必至於進不可退不可欲止不得其止
噫少而不知止者猶望於其壯壯而不知止者猶望於
其老世固有自恃其智老而冒利不已豈不大可哀哉

子喜其名軒之意與子合爲記之

歸帆樓記

董可久結小樓於其居之左廣度四几邃布兩筵字可以仰檻可以隱促席合坐可容十人流溝出其下老樹蔭其上橫江前陳洲渚閒疊連峰逸秀環映回合樓雖狹其景勝矣曩子嘗一二至焉比來請曰某樓旣名矣未有賁也子曰何名曰閒者嘗因友朋徒倚適空明景霽澄波油如颿風徐起數帆自遠而至過於茲樓之外眾賓咸樂舉觥相屬顧謂斯樓得無託是名乎遂題曰歸帆幸先生有以發之子曰諾子少時嘗涉海矣觀其茫乎無窮浩乎無垠決漑炭漫噓吸變化凌騰鬱怒顛

倒上下將游神乎八極之表鴻濛之始與虛無爲友遺世而不返也逮其滋乎融融淡乎泱泱輕舟緒風一趨百里其靈異詭怪雖足以慊心飫目而震愕之餘悔亦生之迨夫揚帆來歸櫂夫唱聲柁師幹機風雨指途濟雖未屆而喜可知矣今復覩是思往事如在目前嗟夫夫天下之至險者莫若水而善負者莫若舟顧水能乘舟亦能覆舟是語里巷所能談道者也至於往往蹈其害而不自覺豈獨里巷之人爲然而士大夫固多不免豈非見其可欲而忽其可畏樂其暫安而忘其長危也哉當水生風利之時自謂技堅器良必無可敗之勢誰肯少自引以就所宿哉使水也專能覆而不能乘則舟

爲無用而亦不至於敗況乎爵祿之海貨財之淵利欲之源其禍愈深其沈浸冒沒濡溺者愈甚而趨者愈眾何哉思古之人如越國之范蠡漢代之張良以至穆生兩疏之徒能燭於事理審於進退皆可爲後世法而世之滔滔知出而不知入知往而不知返者自他人視之如水之善游彼且自以爲賢於呂梁丈人豈不惑哉然則是樓之命名雖近而充其義則遠矣遂爲之文以記

雲竹山房記

李氏子升家方山之陽遠市塵去闐闐藹然田野之趣猶以爲未足乃鑿室山麓竹樹環之置圖書琴檝筆研其閒詠歌自適題曰雲竹山房請予記之子雅愛伯順

和易恭慎能嚮善遠利不隨流俗所向嘗給事分省上官賞其勤同列讓其賢於時不幸閉門靜處昔之富也不驕奢今之貧也無慕羨得時不變其志失時不衄其氣安分無求恬然若足非通理善守其能若是耶夫山林止壑畸於世者之所以樂其窮畢其齒也子年富才俊胡爲欲放志於此苟以爲幽閒靜偏人迹罕至可以讀書求道稽古博識畊而俟其稔養而俟其成以爲藏修息游之地則可以爲避世傲俗之地則不可夫雲無心以見波因時而澤物可以占出處之道焉夫竹虛心而直節歲寒而不改可以堅自守之操焉子樂之意子意有所侶亦皆有資於子也抑吾所居特遠不得朝夕

往來從子之所徒以爲恨耳既爲記之又撫几而歌之
曰山之幽其雲油油雲與子兮奚求叩觀白雲聊以消
愛竹之青其葉蕤蕤孰憂霜兮可以變此我思美人在
淇之隈在渭之涘

東陽橋記

東陽故有橋圯廢百餘年矣春雨淅集冬寒冰□涉者病焉里
人張祿嘗欲營之爲富人所害鞭斷石梁事弗果迨其
子惠又屢謀作之懼役重力不勝圖回者數年會有贊
之者曰事畏不勇不畏難爲之必將有成於是帥鄉人
轉石輓木建隄兩岸架以修梁上爲廈宇以庇風雨下
施橫榻以休行者日役三百餘人張悉給其食不再踰

時而橋遂成役工凡若干費錢凡若干皆張所勸施予往來章山每道其處鄉人曰昔張惠之興是役也富人或笑之及其成也又慙而疾之今張蒙不幸以死然其利猶在願有以紀之吾聞而閔焉夫爲義在志不在貧富富者財力雖有餘惟務多積爲子孫計其肯拔一毛以利眾哉貧者又力不贍此建事之所以難也若張者家不及於中人力不足以號召而能斷然有志以倡是役鄉人亦樂而從之見好義之心人人同也彼不能而害人之能者亦獨何心哉則惠誠可表也

人之道皆亦礙心豈限惠施可夫也
暇人亦樂而樂之見我善之心人人如也
不又效中人亦不五以強昏而強強
財眾始食吾天人不讓也數事之也
富者級式難存難難之難存新信其肖
雖亦願存以之吾願而願夫為善亦志
笑之及其如事又德而德之今則樂不
來草山再德其德人曰昔樂惠之與
聞過齋集卷三三上凡昔于賢幾凡
苦于苦于苦于苦于苦于苦于苦于苦于